天夢
日本八景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大梦(1)
- 第2节：大梦(2)
- 第3节：大梦(3)
- 第4节：大梦(4)
- 第5节：大梦(5)
- 第6节：大梦(6)
- 第7节：大梦(7)
- 第8节：大梦(8)
- 第9节：大梦(9)
- 第10节：大梦(10)
- 第11节：大梦(11)
- 第12节：大梦(12)
- 第13节：大梦(13)
- 第14节：大梦(14)
- 第15节：大梦(15)
- 第16节：大梦(16)
- 第17节：大梦(17)
- 第18节：大梦(18)
- 第19节：大梦(19)
- 第20节：大梦(20)
- 第21节：大梦(21)
- 第22节：大梦(22)
- 第23节：大梦(23)
- 第24节：大梦(24)
- 第25节：大梦(25)
- 第26节：大梦(26)
- 第27节：大梦(27)
- 第28节：大梦(1)
- 第29节：大梦(2)
- 第30节：大梦(3)

- 第31节：大梦(4)
- 第32节：大梦(5)
- 第33节：大梦(6)
- 第34节：大梦(7)
- 第35节：大梦(8)
- 第36节：大梦(9)
- 第37节：大梦(10)
- 第38节：大梦(11)
- 第39节：大梦(12)
- 第40节：大梦(13)
- 第41节：大梦(14)
- 第42节：大梦(15)
- 第43节：大梦(16)
- 第44节：大梦(17)
- 第45节：大梦(18)
- 第46节：大梦(19)
- 第47节：大梦(20)
- 第48节：大梦(21)
- 第49节：大梦(22)
- 第50节：大梦(23)
- 第51节：大梦(24)

第1节：大梦(1)

序

美人缭乱

文/猫某人

王杨西貂、诸葛飞飞都是有名的美人，她们活在书画上、活在颂歌里，在流传的故事里得了永生，就连轶事绯闻什么的都带着神仙的灵气和励志偶像的风采。

我们学校的男生绝不是这样的。

粗略一表的话，他们要么左手茶杯、右肩书包、脚上尖头一脚蹬，要么皮靴花衫足篮球；不是成群结队出没在BBS和体育场上，就是拉帮结伙盘踞在学校后街的小饭馆里，一边挥舞着啤酒瓶，一边对老板吆喝“把电视声音调大点”。

他们在入学花名册里排成长长一列，在毕业照上站成扁扁一排，一个翻页再加一个快门的时间，就刷拉咔嚓地化作一个细细的叉号了。

昨晚接到离校通知后我开始打包行李收拾铺盖，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打开校网时发现，在线的只剩下那些漂在大洋彼岸享受时差的人了；他们头像边上即时更新的状态栏里，不是抱怨球赛结果的脏话，也不是为母亲节装出来的娇嗔，而是几句完整的情景：

“我靠！老子在e-Bay上看中一个大清嘉庆年制的官窑八仙杯。我出到500美金，居然还有人跟我抢！更可气的是才刚过了一晚上，就被抬到1700美金卖出去了！谁说美国人不懂古玩？简直精得要命！……不会是祖国来的师弟吧？”

“想念我美丽的师姐们。包括成教的女同学们。米国房东太太，甚凶猛。”

“听说你们不扔壶烧桌了，也不夜爬军都了，不扰人清梦了，也不酒醉闹事了，我竟然有点难过。”

……

像“一怔”、“相思”、“哀愁”、“惆怅”这些东西，翻涌起来是眨眼间的事，稍一加温也就滔了天。

于是就在毕业当天，我突然开始怀疑自己错过了什么桥段，甚至根本错过了一整个大场面。

心思重的人多少都带着点酸腐气，出门倒个垃圾、去个超市什么的，都不忘揣着想象和期待，总觉得要阅人阅世发了感慨，才算逛出点名堂来。

他们可能头上顶着纳米烫、脚下踩着人字拖，心却早就躲到地球的另一边、端起架子搭起了矫情。这时他们很老派，或者说是在痴迷这种渴望老派的状态：他们扳着手腕、别着食指，掀开书或者抽出纸的动作，夭矫得非常迷人。

第2节：大梦(2)

他们特别容易就能一往情深起来。而书上说，一往情深的，都是美人。远处的朝阳光线就像一把把金黄色的小飞镖，“嗖嗖”朝窗口扑

来、直挺挺向门外冲去，照得人眼花缭乱。我就在这个时候爱上你们。

内文：

醉世

散板儿

我想念你。

【一】这段醉醺醺的岁月正式开端到底是怎样的，已经无从查证了。

1 当最后一缕夕阳洒向食堂，我的心和你的一样荒凉。这是我大一那年上第一堂课时听到的一句赋；之所以说它是赋，是

因为我的室友王酌坚持认为，一个教《民法总论》的老师随口抱怨抱怨学校，是不能跟真正的诗歌相提并论的——不然，你要逼得海子从铁轨上坐起来骂街么？看在这句顺口溜音律尚且流畅、感情还算充沛的分儿上，也就能勉强算一句“赋”。王酌还发明了一个逻辑，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天下谁人不识君”。她坚持认为，如果不坚持对现实表示些不满、刻薄或者绝望的话，人生就虚伪得连一点诚意都没有了。

她嘟囔这些的时候正赶上下课，后半句刚脱口而出就轻飘飘地淹没在了急促的铃声里。

一般情况下，事情都会朝向意外或者截然相反的方向一头栽去的。就比如宇宙可能只是待得太闷了，于是偶尔学着打了一记钻石星尘拳，结果那些本来可以凭借着跨度和纵深、恒年累月地去颐养天年的大星球们，就在这一瞬间碎成片、弹开来；偶尔会有那么一片残渣穿透了流层，随便掉在了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里。结果就是这毛边角料

一小块变成了珍贵的符号，被锁在展柜里、录到镜头里，编成完整的传说钻进人们的脑袋里，让他们以此为荣为耀。

至于那些更壮观的大块头到底飞去了哪里，它们究竟怎么个来由，接下来还会有多回旋曲折，最后是要炸成火球还是冻成冰砖——看客们可是很有专业精神的，他们早就合上了耐心，仰头等着新一个热闹的爆发去了。

就像暮春的大风，把犄角旮旯里的尘埃挑出来织成了一段好看的暮霭，刚一得意，那些丝丝缕缕却被夏天的暴雨一阵冲刷，沿着远山的驼背没了下去，再也不见了。

第3节：大梦(3)

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就坐落在这样一个水清沙白的山沟里——那些山峦驼背的最底端，东临村庄，西接山寨，南朝乡路，北面大山，再往北有皇帝家的祖坟，再往北……就到了河北。学校门前的公车站牌上清一色都是长途汽车的号码，如果身手够敏捷的话，你挤上长途汽车，再经过两个小时上蹿下跳的旅途，就能见到地铁，见到高楼，见到立交桥，见到CBD，就能欢快地奔向城市每一处沸腾的角落了。于是，每一届淳朴的校友都亲昵地把“去市区”叫做“进城”。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对情侣，男孩毕业后进城找到了工作，女孩还在继续念书，于是每隔整整一周，他们才能踩着公交车搭起来的鹊桥、隔着沙河匆匆地见上一面……

王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油腔滑调加速了我的本土化进程，简直都要和这片大好山沟融为一体了。

王酌是我四位室友中的一员，山东人，脑筋很好，念书也念得很刻苦，更令我佩服的是她并不是什么温驯恭谦的良民，在努力上进的同时从来没有半点亏待自己的地方，吃喝玩乐小资小调什么的，她都能搞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简单点儿说，皇帝日理万机时什么样，她什么样；皇帝怡情纵乐时什么样，她也什么样。王酌有个亲弟弟，叫王盏，正上高二，我觉得这个组合听起来特别左膀右臂、文臣武将、龙腾虎跃……反正穷尽一切形容都不能充分表达我对王家的敬畏：一酌一盏，这到底是要把人生规划成怎样的极致呢。不过对于王酌来说，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我的常识底线并不是什么难事，曾经有一次她跟我聊天时异常淡定地说，将来她生儿子的话，一定要起个大气的名字，王者；生闺女的话可以时尚点，走日系路线，就叫：王室。

听罢，我当即在内心深处冲着她虔诚地跪下了，手匍额匐的那种，半点犹豫都没有。

当然王酌这样的人可谓是霓虹中的头牌、奇葩中的花魁，我其他几个室友跟她比起来只是些庸脂俗粉了——只有当她们辱骂我“早晚有一天要亲手缝上你那张贱嘴”时，为人的气势才能勉强跟王酌相提并论。

第4节：大梦(4)

我上铺的典子是本地人——她警告过我很多次，她的家乡在高速路彼端的城里，跟脚下这块热土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时空，所以不准管她叫“当地人”；否则，她会考虑每天半夜时在上铺练跳绳。实际上典子性格还不错，不像其他本地女孩那么骄纵扭曲，虽然我第一天在寝室里遇见她的时候，她甩着两条细细的胳膊、空着手站在一旁，她的一双家长肩扛手提地紧跟在左右护驾开道。典子她妈妈长得滋润富态，但这并不影响她爬到宿舍那狭小的上铺去为她女儿铺床叠被，我坐在晃得非常厉害的下铺上，用两只脚尖勾起拖鞋，打算跟典子搭上几句话，却一眼瞄见她爸爸蹲在墙角的壁橱前，一层层地往壁橱的内壁和隔板上贴白纸。

其实“壁橱”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甚至有可能歪曲事实：学校的宿舍楼无论在国内外，还是银河系内外，都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每间三乘五乘三的狭小空间内，成功地饱和了三张上下床，三张桌子，六把折凳，两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架子，六台电脑，六个暖壶，十八个脸盆……以及六位欢蹦乱跳生鲜俊美的活人，和他们整整四年的行李包裹衣帽鞋袜全部家当……于是那六个所谓的壁橱，实际上是能工巧匠煞费苦心在墙上挖出来的六个窟窿，把手伸进窟窿里面就能摸到天然质朴的砖头，可能还有一点淡淡施着的灰妆。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当时只好硬着头皮把整个行李箱都塞了进去。我妈从家里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的时候我也没敢抱怨，傻笑了几声搪塞了过去。我听到电话那边我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低声说了句“多大人了，这点出息”。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典子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冲她点了点头，目光里带着毫不掩饰的醋意。这之后我们俩还有一次一模一样的沉默的照面，之间整整相隔了三年。

住在我对面上铺的是小戈，东北女孩。她是寝室里唯一一个会滑雪，敢蹦极，手头还持有B本驾照的人；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迷恋言情电视剧、一看就幽怨、一幽怨就感同身受柔肠百转的人。小戈和她男朋友是高中同学，并且早就顺利地从眉来眼去发展到互进家门、拜见尊堂了；但一直令小戈心神不宁的是，她男朋友在外地上学，这个被无数影视作品乐此不疲地使用的设定，每天都能在小戈的脑子里演出些新花样来。当然，都是些不祥的纠结的剧情。小戈的男朋友曾经专程跑来请我们这些道义上的娘家人吃饭，那个看来沉稳老成的男生应该并不知道，他女朋友究竟为他们的前途幻想了多少种悲欢离合。不过，他拉着小戈的手一起去结账的时候，小戈得意得一步三扭，简直就像一条蜈蚣，还是一条手脚并用、大翻花绳的蜈蚣，在我们一桌人焚烧到死去活来的妒火中舞动得如诗如画。

第5节：大梦(5)

小戈的下铺叫付莎林，河北人。相对于其他几个人，付莎林没什么怪癖，也从来没有任何濒临越轨的极端言论或者行为，我思考了很久，都找不到一个能用来精准地描述她的关键词，也许就像王酌说的那样，即便再过五年，十年，如果要从这个校园里找一个人来作为全国高校女生样板的话，也只有付莎林了。付莎林拥有全寝室最规律、最严格，其实也是最正常的起居作息：每天早晨七点她会准时出门，中午回寝室午休，下午五点半吃饭打水，晚上十点关灯睡觉；每次见到她的时候都是脑后单马尾，背上双肩包，左手拎着装习题考卷的纸袋，右手提着卷纸和暖壶——暖壶盖上用马克笔工整地写着“××××（寝室门牌号），付莎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她是非常伟大的，比如我的生活履历上长年累月写满了“通宵，通宵，反转地球”，王酌是“厥词，厥词，人间失格”，小戈是“肺疼，肺疼，烟雨朦胧”……所以我猜付莎林很有可能是教务处特地安排在我们身边，用来中和这些歪风邪气的净瓶观音；或者从她身上才能总结出，什么是真正的人如其名：开学第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听成了“扶他林”，就是那种专门治愈跌打损伤的软膏。

她们四个的共同室友就是我，我叫朗君，可能是平时喊小戈的时候太像在喊“小哥”，于是由小戈【主拒绝】、典子【副拒绝】、付莎林【被迫凑数】组成的反对组认为，在大庭广众下叫我“郎君”这个事是非常有伤风化的，所以就用“小狼”来代替我在任何场合的称呼——“你们快别逗了，”我刚要义正词严地拒绝她们的无理取闹，王酌已经先旗帜鲜明地投了上一张反对票，“小狼子，别跟她们这帮封建妇女一般见识。”

……

于是王酌再次为全寝这样重大的一个决议拍了板儿。

国庆长假前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王酌的上铺一直空了四年。为此，那年元旦我们往寝室门上贴春联的时候，还有意把上下联改成了“六谷丰登，五畜兴旺”，我说不清这种做法到底是在小心翼翼地避讳着什么，还是在隐隐传达着内心深处那一丝寡薄的同情。再后来，我们

第6节：大梦(6)

连这种仪式都省略掉了。

子曰，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当有什么东西比时间跑得还绝情的时候，时间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我们这一届新生例行军训时，被集体打包运到了某炮兵部队，而这个部队埋伏在山沟后面更深邃的一个山沟里，出了院墙，就算你指着山麓破口大骂都不会有什么回应，那点微薄的力气瞬间就被昏暗的远方一口吞了下去。

比起以往各届在学校操场上排队散散步，然后去澡堂洗澡回宿舍睡觉的前辈们，我们被调教得异常惨烈。整个军训期间只有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四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在用十几张上下床拼成的错层通铺上，每天早晨五点半时就会被教官拎到场院里一通疯跑，然后牵到水泥地上顶着太阳齐步走、正步走、向左走、向右走……每天只供应三杯开水，开饭前要先站好方阵唱军歌，哪个方阵说唱就唱、唱得响亮就先放进食堂——这种方法究竟能不能激发军魂鼓舞士气，我并不清楚；我只听见众人肚子里一阵一阵抽搐的咕噜声在疯狂地旋转跳跃着，而且越来越雄浑壮阔。

挨饿其实并不算最痛苦的，况且，就算部队食堂几乎每一餐都能把茄子煨成炭黑，把鲫鱼烧成煳焦，把油条炸得笔挺硬朗，随便抄起一根就能冲到小巷子里去打群架，或者转身就能拿它塞进灶台搪火……我们几个女生也真的不好意思每天把“饿”“饿死了”“我要吃肉”“给我一碗米饭，我能飞越泰山”这种话时刻挂在嘴边。

虽然每次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男生方阵率先冲进食堂时，都恨不得立即飞奔过去、拜倒在他们教官脚下，但脸上却依然坚毅得云淡风轻的，想着好歹也要给自己帽檐底下这副青春少女的皮囊保留些尊

严。而且，要脸面又不等于饿肚子，只要有过人的智慧、胆识和分工合作的意识，任何人都能体面地行走在这茫茫寰宇之间——这是王酌的原话，并且她一直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巾帼英雄，虽然她的“言”、“行”之间多少都会有些偏差。

第7节：大梦(7)

王酌所谓的“有勇有谋、互助互利”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她不过是要小戈拿酱黄瓜去邻桌换腐乳，指使典子装肚子疼去福利窗口讨红糖，然后付莎林……付莎林是个连瞎话都不会编的人，她只要站得远远的就算帮上忙了。然后王酌亲手把大桶里浸着的茶叶蛋捞出来，淡定地塞到我的迷彩服口袋和帽子里……

简言之，王酌所谓的体面战术就是吃着碗里的，抢着锅里的，自助过后还要打包带走的。起初，我们半夜躲在被窝里拿茶蛋蘸红糖的时候，还多少伴随着一些不甘堕落的自责，以及老泪纵横的哀鸣，然而当我们听说男生那边都是直接端着整屉包子回去当夜宵之后，我觉得我们瞬间变得伟岸了起来，尤其是王酌，简直就是她为我们撑起了这半边蔚蓝的天。

相比起来最痛苦的还是不准自由洗澡，更没有换洗的衣服。每天训练结束收队回寝的时候都会路过军官们专用的澡堂，每当这时，我们这条缓慢行进的队伍就会愈发磨蹭起来，好像马上就要弯成一个环状，纠缠着澡堂没完没了地旋转起来了。直到流连回望的角度超过了脖子的承受力，我们才会渐渐死心，垂头丧气地等着身上的迷彩服自己沥出白色的盐粒来，飘散在夕阳的余温中。

军训第一天下午，我就发现两脚的踝骨、后跟和脚掌都被那双复古的潮鞋磨烂了，袜子结结实实地糊在脓液和血痂上，每迈一步它都会挑衅似的扯上一扯。我刚举起手打算喊报告，教官却扭头径直朝向对面的方阵走去，一边朝一个偷懒的男生的腿窝狠狠踹了一脚，一边冲着我们喊“向右转，跑步走”。就这样，我咬牙切齿地扳着两只脚，苦苦拽着队伍的尾巴一直跑到日落西山。好容易挨到洗漱的时间，只见全连一百多个女生径直冲向那只有五个自来水龙头的厕所，她们原本纤细柔弱的胳膊紧紧搂着脸盆和毛巾，已经绷出了嶙峋的肌肉和凸爆的青筋。

我识趣地败下阵来、撤回宿舍，因为如果换作我自己的话，估计也早就目露凶光大开杀戒了——在我们眼里，那几个凉水龙头早就幻化成了美好的花洒莲蓬头。

第8节：大梦(8)

然而宿舍也有宿舍的烦恼，本来我盘算得很好，要以一个又放肆又解气的仰面朝天式倒在床上，然而望着床头那块方方正正的被子，我再次退缩了。第一天搬进营地宿舍时我就在教官严厉的训斥中，对着这床被子施功作法、推拿抓揉，头拱牙咬手脚并用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最终把它搞成这副见棱见角的模样。所以我当即决定把它变为我床头永久性的装饰物，就算现在天上飘下鹅毛大雪，明早方圆五百里冰冻三尺，我也要坚持供奉这块饱含着武学精华的丰碑，决不妥协。

我就这么干站在床边愣了十多分钟，期间楼道里的脚步声、水声、说笑打闹声、争吵声、围观时的窃窃私语甚至迎战这种窃窃私语的各种你来我往，没有任何改变地持续着。我猜如果现在有人站在楼道里，像观察那些被打了什么奇怪药水的小白鼠一样仔细观察我的话，应该能看见一种异常消极的情绪正在不断地从我的天灵盖里钻出来，一边瞄准着我，一边凝结成了一套沉重的棺椁，虎视眈眈地寻找着从天而降的最佳时机。

但问题是，我连那只承载着人类期冀的老鼠都不如——它起码还有一个建在高精尖科学实验室里的小房子可住。

我放弃了和老鼠争宠的想法，开始思考一些相对而言胜算更大的事情：不如索性这样坚持几天，把脚上的伤口沤得更严重点——听说中午有个女生中暑栽倒在训练场上，摔掉了一颗门牙，就被送回学校去了。就在我打算枕着这个如意算盘倒头就睡的时候，王酌把我拽住了，她把付莎林那个上自习时专用的大水杯递过来，让我去洗脚上的血泡。

那是满满一大杯热水。

王酌得意地向我展示了她的决策过程，她说，五个人里就付莎林的水杯容量最大，每次领开水的时候能多存一点，所以只能牺牲她的

嘴来拯救我的脚了。

于是就在我遵照集体战术、把藏在迷彩服口袋和帽子里的鸡蛋偷渡出食堂的时候，付莎林一直蹲守在粥桶旁边，一饭盒接着一饭盒地狠狠喝着稀饭表面那层米汤，直喝到她不停地打起了水嗝。就这样把晚上这份开水省给了我。

第9节：大梦(9)

我本来当即决定要跟这个充斥着肮脏交易的组织彻底划清界限。然而，我舍不得那一大杯热水。

非常舍不得。

表针刚爬到晚上九点，随着几声熄灯哨响，营地宿舍就一排一排地黑了下去，黑得非常利落，非常彻底。

人在困境中所爆发出来的胆量和耐力，远比想象中的“极限”和“奇迹”强大且实际得多。等到教官们整队归寝后，我们就开始在黑暗里屏息凝神地沿着墙壁摸索起来，最后终于在柜子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电源插孔。全屋四十多个女生瞬间从各种各样的角落里摸出手机，轮流爬进夹缝里充了点儿电，就迅速蜷缩到铺板上发起短信来，淡淡的电光随着按键忽明忽暗，仿佛一片游荡在夜河里的萤火。

军训期间手机被明确列为第一违禁品，按照规定要围剿的依次还有扑克和杂志漫画，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打算遵守这些条款。就连付莎林这样本分的模范生都偷偷在书包里塞了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总之这个禁令在我们看来已经荒谬到了莫名其妙的境界，甚至有人故意随身带了好几本艰深晦涩的专业书，专门用来羞辱那些负责查抄他们的年轻军官，和刚入伍没多久的士兵们。

午休时就有三个男生拦住了他们的小教官，起哄说规定里没写着要禁止的东西，就不能被没收。“所以，教官，不让带手机我们就不带；可是这上没写着不让带PSP，是吧？”他们模仿着教官浓重的地方口音，拖了个阴阳怪气的尾音。教官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别有用心，严肃地回答说这个要向上级反映，然后就朝连长办公室走去了。而没过几秒钟他就腾腾腾地跑了回来。三人自觉不妙，下意识地护住脑袋准备挨打，小教官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递到他们面前，有点拘谨地问：

“你刚问的P……那是啥？写下来，我去请示。”

这四个本来就一样年轻、看上去就像同班同学一样的男人们突然就这样陷入了沉默。

其实那一瞬间，我听见自己心里还是有几声欷?#91;的。

第10节：大梦(10)

我们这五个人挤在四张床板上，默默地望着房顶发呆，就像五个嵌在墙上用来宣传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广告浮雕。其中表现得最老实的就是典子，她从熄灯开始就紧紧抱着枕头往床板上一躺，嘴里不住嘟囔着“我的床，亲爱的床”，看起来她和那张床的关系比浮雕和墙壁的还要亲昵上几倍——虽然典子第一眼看见这个四十人大通铺时，就不顾身边还跟着导师和教官，气急败坏地爆了几句粗口；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居然犯了如此低劣的一个错误：在她经常用来教训我的那个比喻中，那条链接人类生活和史前遗迹的高速公路，另一端并不是她的学校；而是应该再绕着崇山峻岭转上几十里，直接延伸到这里来才对。

看完这出精彩的变脸，王酌倚在床头铁栏杆上，一边慢悠悠地剥着从食堂偷来的茶叶蛋，一边下结论：只要关起来训几天，妖怪也能变神仙。我在心里疯狂地朝着王酌点头表示赞同，忍不住又伸手去摸了摸脚上的血痂。

然而刚过半夜典子就开始不安分了，她不停地蠕动和翻身，不是突然用膝盖撞到小戈，就是一胳膊肘磕在王酌下巴上，最后王酌忍无可忍地推了她一把，我和付莎林赶紧拿起手机照了照，才发现原来典子一直睡在两张高低不平的床板的拼接处，她已经在这条凸起的木头棱子上翻滚了好几个小时。

王酌板着脸，没吭声，最后侧过身去使劲往一旁挪了挪。我认为她的背影里有很多可以解读的内容，其中包括歉意、让步和顽固，以及深深的无奈。典子咬紧牙关，较劲般坚持躺在床板间接口上。我觉得仿佛就在这一刹那间，身边凭空多了好几座钢楞荒芜的土山。

我伸手把自己那床一直供奉在床头的被子拽散，垫在了床板间的凹缝里。轻轻拽了拽典子的衣角，然后学着王酌的样子转过身去，摆出一个高枕安眠的架势。

当时我以为，那些小小的酸涩最终会化作抱头痛哭的场面。不过几秒钟之后，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就被现实的困倦成功地压制了下去。

第11节：大梦(11)

类似的感受在几年之后又遇见了一次。

十天后军训结束时，我们几个又不治而愈地腻歪在一起了，甚至在返校的班车上，王酌还帮典子从膀大腰圆的体育生屁股底下抢了一个座位，两人靠在一起冲着坑坑洼洼的公路指手画脚，把市政规划单位从头到脚数落了个痛快。

这段民工生涯被某种与生俱来的默契封了箱、加了盖，贴上了平静安宁的标签，再也没有人面对面地翻弄过。

3

军训回来后我见到了我的第五位室友，也正是这时才知道她就是那个军训时磕掉门牙、提前返校的女生。我第一次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她正忙着把一大块花布挂到床铺四周，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集体宿舍里还要有“床帏”这么个生活必备品。

她特别认真地看着我解释说：你看，挂一个床帏的话——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尽量围严实些，这样那些不相关的人就没办法偷看你的隐私了。

我没怎么听懂她的意思，也不太习惯她说话的口吻和措辞，但还是礼节性地随便嗯了几声，象征性地帮她钉了几个钉子，然后就没怎么和她打过照面。

第二天中午王酌没回寝室，在宿舍楼底下发短信约我“一同在室外感受一下金秋十月的校园”。我又好气又好笑地把这条短信朗诵给小戈她们听，然后对着一屋子笑得花枝乱颤的人说：“王太后今天看来又忘了吃药。”

我气喘吁吁地跑下楼，站在楼道口四处张望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王酌站在离我差不多一里地以外的食堂门口，冲我微微招了招手；我刚迈到她面前，她就直截了当地震撼了我一下——不是“我要赐你三尺白绫”，而是“辅导员告诉我，咱们屋那个姑娘，这里，不太和谐”。

王酌跷起食指，刚打算指着自己的脑袋当作说明，又觉得这么做有点吃亏，于是手腕一翻改戳在了我头上。我站在原地使劲领悟了几秒钟，才明白王酌刚才那句荤话是什么意思。还没等我挣扎着反问她“真的假的”，王酌已经斩钉截铁驳回了我的犹豫，语气笃定得就像用蝇拍打个苍蝇一样，就连展展翅膀、蹬蹬毛腿的时间都没给我留下。

第12节：大梦(12)

王酌告诉我，那个女生军训第一天时就因为走路顺撇被教官从方阵队里撤了下来，谁知道她站在操场边上列席旁观不到十分钟就晕倒了，根据旁观同学的描述，她是毫无征兆地、以直体前倾的姿势正面摔倒在了地上，具体动作可以参照多米诺骨牌倒下时的样态——估计这个目击者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再不然就是王酌生来就是个评书大腕。我努力在王酌声情并茂的故事中寻找着情节的主线和话题的中心。

“反正辅导员就是这么通知的，”王酌看出我在敷衍她，就赌气把后面的内容咽了回去，“你记得告诉她们也注意点。”

我毫不怀疑王酌所传达的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度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忠实的、真正久经考验的王酌室友，应该在对她的精彩口技表示了毫不保留的膜拜和感激之后，把她讲述的内容拎起来丢到水里涮上两道，就能得到还原度比较高的事实了。

结束了和王酌的紧急磋商我回到寝室，付莎林已经准时离开上自习去了，小戈正塞着耳机对着电脑傻笑，从她笑中带泪、泪色缤纷而又掺杂着几分忧虑的表情来分析，她应该正在看日剧；同样是塞着耳机、面对电脑，典子显然和小戈所投入的感情相去甚远，从她不时倒吸一口冷气、恨不得整个人都跟着屏幕旋转起来的状态来看，她应该是在玩游戏——那个新来的女生，她的床被床帏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信息也提取不到。至于王酌，此刻她应该正专心致志地坐在公民道德与行为修养课上闭目养神，脸上微微浮现着无牵无挂的祥和表情；她的内心依然被一种五行八卦的情绪所左右着，牵引着，欲说还休却又为道义所困……她急切盼望着把刚才没讲过瘾的部分完善起来：是的，这是她刚发给我的短信，我毕竟不是能未卜先知的神仙或者老道。

就在我按下回复信息的发送键、手机屏幕还在显示“发送中”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惊慌，用连自己都感到天塌地陷的音调尖叫了一声，如果此刻在我眼前连着麦克风的话，电平表应该会在这个瞬间超限到自爆。

第13节：大梦(13)

那个女孩不知什么时候从自己的床铺上爬了下来，钻到了我的床上，就这么直接坐在我背后看着我发短信。

我顿时感到一股电击似的穿刺感从脚底直蹿后脑勺，鸡皮疙瘩爆满全身。典子和小戈却正都忙到各自的关键内容顾不上抬头，只有典子伸手使劲敲了敲我的床栏杆以示噪声抗议。我就这么毛骨悚然地跟她对看了好几秒钟，倒是她先开了口：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要挂好床帏，不然就看见了，对吧？”

我的脑海里顿时闪现过了“变态”“人格分裂”“这就是地道的神经病”“我靠活见鬼”等群魔乱舞的大字……恍惚中这些狂草书迅速沿着我的眼睛耳朵皮肤蔓满全身，然后又迅速地把我的床铺从里到外缠绕得密密麻麻，触目惊心。我胡乱伸手朝床上抓去，攥着她的胳膊往外拖甩，我自己也狠狠地撞在了床边的桌子上，桌子上面铺着的报纸和座镜、茶杯、化妆水饭盒什么的全砸飞了出去，这时小戈和典子才摘了耳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把她死死按在地上，她趴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笑着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一直在看”，“你们都在说我坏话，我都听见了”，“嘘！我少了一颗牙，别告诉他们”……

小戈把电脑桌掀到一边，几乎是用连摔带滚的动作从上铺翻了下来，冲到门口吼了一声“来人啊”；典子使劲攥着手机，语无伦次地重复着：“……报警！”“有神经病！”

……

我猛地睁开了眼。冷汗过后，我发现其实截止到我们揪在一起扭打之前，这个梦还原得如此真实。

第二天中午我非常婉转地把这个梦复述给了她们四个，除了付莎林脸上一直配合着惧怕和忧虑的神情，其他三个人包括我自己反应都不大。最后王酌不温不火地作了个最终总结：这个事，居然都编出动作戏来了啊。

然后也就再也没有什么续集或者花絮了。

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在菜市场看见了宰鸡的全过程，之后一看到鸡肉都会大哭大叫，折腾了一年多才平复下来。

第14节：大梦(14)

而这件事过去才半个月，我们几个也都入乡随俗地挂起了床帏，大概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床帏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不过交战的重点无非就是怎么绑夹子、怎么穿麻绳。最后这间十五平方米的袖珍户型，被我们成功地改造成了五室一厅的高尚错层建筑。

若干个深不见底的小宇宙就这样并行不悖地环绕在一起，永远也没爆炸。

书筋

【一】

不喜欢那种声声啼血的悲剧，并且厌烦宿命似的结局。

所以，每当看到替补席里垂头丧气的替补，或者八卦杂志里上吊跳楼的新闻，又或者中年妇女在对着手机嘶吼“你说，我今天看见的那个女的到底是谁”，我都会迅速在心里像复读机一样默念上几遍“一定会反转的”。

那些看风水搞营建的师傅们，都管房顶中央那根最结实的椽子叫“脊梁”。

身为脊梁，是一定要出类拔萃的，要出众到就算旁人用尽赞颂，都不能表白个尽兴似的——靠山，顶梁柱、台柱子、主心骨，听上去就很有民心所向、君临天下的伟岸感。

而对于那些小人物，形容起来就简陋得多了——他们活得莫名其妙的，活得没什么意义。

几年前，我就结结实实地莫名其妙过一回：某天放学后，我满脸使命感地撞开家门，把代数秘籍、英语题库什么的往饭桌上一甩，大声嚷嚷“我要考美术生”、“跟艺术比，人类的存在太有限了”，气得我爸搁下报纸，反手把筷子 在盘子里，一声脆响，两点菜汤：

“再折腾，我让你现在就有限了！”

“我原以为你挺让人省心的。”班主任在教室后门截住我，盯着我手里的椅子皱着眉头说。

好比节食的人见不得觥筹交错的场面，就连听到撕饼干包装袋的声音，都能让他的胃好一阵痉挛；有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微妙极了。

高中时我的座位紧贴在讲台底下，如果连接老师眼镜的上框、讲桌外沿、我的头顶的话，就是一条流畅的直线；但在这个盲区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自习课一开始，班主任拎同窗们上去个别训话的时候，那些教诲会近水楼台先灌进我耳朵：“别松懈，你考个重点还是有希望的”、“某某你这次月考怎么搞的？你看人家某某，天天背到一两点呢”、“什么都别说了，下周叫你妈来学校”、“你还打算混下去是吗”……

第15节：大梦(15)

而每每此时，班上的美术生们就借着专业补习遁逃了，三五个人抄起几根铅笔，搬了椅子，腋下夹着几本小说杂志，口袋里明目张胆地揣着话梅和薯片，大摇大摆拉开后门、列队出游。

那扇年久失修的后门打开时，“吱呀”地响了一声，瞬间窜过一堆堆辅导书垒起来的战壕——现在想想，那应该是一幕能得最血腥特效奖的画面，长矛锋利地刺透了全班人马，一整串血泪淋漓，无人幸免。而最不幸阵亡在两柄利器间的那个，应该就是我了。

我猜，我父亲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出枭雄，而且这个妄念并没因为他的后代是个女孩而有丝毫减弱。有一次，他拍拍我的脑袋指着金

銮殿里的皇位说：“闺女你看，那是个专座。”

那年我三岁。

所以，这个一早就拿《资治通鉴》、《康熙字典》、《红顶商人》……这种雷书给小女儿看的老爷，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我要走街卖艺”的志向呢？我第一次斗胆扔掉课本、加入遁逃队伍的行动，也被班主任一通“家国前途”的训话碾了个粉碎。

我隐隐觉得，这情景仿佛威严的父亲拧过我的脑袋，指着讲台底下的课桌说“那是个专座”。

本科时，美术鉴赏课的讲师是个不怎么现实的人，印象里他往教室第一排桌子上一坐，指着幻灯片上雕梁画栋的古建筑说：

“我真后悔当初入错了行，真的。”

在他眼里，最潇洒的工作不是公务员，而是修故宫的家族工匠：晌晴天日上三竿，他们踱着方步出来，慢条斯理地攀上斗拱、门楣，画花草云朵、麒麟龙凤，举目远望那一层层琉璃瓦檐、波光璀璨的宫城宝殿，也就觉得，这世上没什么能比自己更气派的了。

“不过在我老婆眼里，大概没什么比‘装修队’的民工更寒酸的了吧。”

好像所谓愿望，都是在反复的冲动和妥协之间拉扯上一阵子，最后变成了一段不太情愿的自嘲。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网游，也没有手机可以发短信消遣——虽然这话说起来带着点醋意，不过，我们那时的玩法确实文艺得多。教室后面的墙上都会有个“学习园地”，除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考试排名，语文老师每周都会挑几篇优秀作文贴上去——旁边还会附上他洋洋洒洒的点评和签名。结果，那几页薄薄的绿格稿纸摇身一变化作金銮宝座，承载起了班里少年们的无限荣耀。

第16节：大梦(16)

于是除了下五子棋、看漫画、翻墙出去买酸梅粉回来讨班组长欢心，每个人又增加了一项工程，就是为了上榜而埋头搞创作。像什么诗词歌赋，报效祖国，科幻武侠……总之为了博得语文老师的青睐，少年们竞争得像模像样；这些必然逃不过父亲的法眼，单是被发现不务正业就已经赚得他一番咆哮；而等他跷着二郎腿草草翻过稿子后，又补上了一句轻蔑的“没出息”。

我当时在格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句“天空中的彩虹就像一条扁扁的板凳”，也就是这句话顿时让我爸觉得，这个窝囊俗浅的后代，八成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败笔了。

【二】

讨厌“没出息”、“冷板凳”这种盖棺论定似的说法，因为我总是在说服自己，要相信即便一个故事经历了再多艰苦、寒碜的桥段，也不一定会以惨淡收场。

比如，我爸绝不允许自己伟大的培养计划落空，于是在他的训斥和监督下，我咬牙切齿地把那句比喻修炼成了“天空中的彩虹就像一条扁扁的板凳，可是有云彩、飞机经过时，它变成了宏伟的桥梁”。

所谓愿望，即便在反复的妥协和退却的消磨下，也会顽固地留下一丝回旋的余地，写上未完待续、下回再见。

就好像只要捏起一小条皱褶，软趴趴的面团就变成了昂首挺胸的饺子；就好像日记里那些鸡毛蒜皮的流水账，页页篇篇连绵不绝，最后黏成了一道厚实耿直的书脊；就好像哪怕是一个临时的小工，当他站在庞大的脚手架间，看着太阳沿着日晷的刻度爬上天空，也能对着万丈光芒瞄准直线，把金箔贴在梁间，把松木塞到殿顶，然后掸掉衣襟上的泥浆，冲着鎏金穹顶上的五脊六兽，和百年前人头攒动的大殿，挺直了脊梁，说一声“不客气，小意思”。

（注：书筋，指评书中诙谐而正面的角色。）

?长慕
一万言情
我一直都是个吞吞吐吐的人。
而且是一个习惯性想尽办法掩饰吞吞吐吐的人。
我猜这些你都知道。

第17节：大梦(17)

有些词生来铿锵耀眼，比如功勋、伟岸、壮怀激烈，即便最普通的一个，也有着一拎出来就能独当一面的气势；有些词不是，它们看起来多少有点陪衬的样子，比如的地得、你我他、向在往、读想写。

不过，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狡猾的默契。形容起来的话，那是一种听着听着就被揪紧情绪的感觉。那是好像翻着翻着，就发现有什么从同样的字体间距纸张中跳了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到眼角最容易流泪的地方，脑筋最容易木讷的

位置，和心底最容易瓦软的回弯。就是这样，它们轻而易举地变一个花样，就能诱发无穷无尽狂热浓郁的回应。

比如，我随便从它们这些副助词中拿几个出来排列好，你就能看到：我，在，想，你。

从很久以前开始，闺情、春怨和牢骚都是羸弱的象征。

直到现在，我看电视前都得把那些唐诗宋词藏好，然后紧皱眉头、佯装赞同地附和着父亲骂：

又是神神道道的后宫片。

李煜、赵佶都是劣君。

他们低劣得连一句硬气通透的话都讲不出来。

我初中班主任是个活生生的老式宪兵，口鼻凛冽，耳目如炬。她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清剿课桌抽屉里的席绢和琼瑶；而且，自从旁听了一次语文晨读、听见林黛玉进贾府那篇里居然有“这位妹妹好像以前在哪见过”这种放肆的粉戏后，以《红楼梦》为首的一堆名著也跟着遭了殃；然而更不巧的是，我同桌就是班上的图书管理员，会经常喊我跟她去图书馆帮忙搬全班人借的辅导书和习题簿回来。这样我有非常多的时间，能在路过文艺区高峰嶙峋的书架时，溜过去蹭几下那几排新得锃锃作响的精装书，翻上几页贾琏妖娇，王熙凤御气凌人，还有刘姥姥舍身搞笑的段子。

更要紧的是，我会不露声色地掏出本子，背着灯光照抄那些华丽的描写和嬉笑怒骂，直抄到手腕发抖，圆珠笔尖不停在纸上画着空圈。

我会赶在同桌清点完借书卡之前，摆着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从书架里绕出来，再掩饰性地跟她扯上几句二元方程，或者世界现代史，估计直到现在，她眼中的我都是一个刻板的怪人，而且是一个非常胆怯的怪人。

第18节：大梦(18)

有一次搬书回来时，我非常大意地把摘抄本搁在了书堆上。结果眼睁睁地瞧着班主任随手把它抄起来，翻过，脸色翻涌，勃然大怒。她用两个手指头拎起本子的一张内页，噼咔噼咔地抖动着，冲着我同桌咆哮。

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那个默默站在那里挨骂、转天家长也被请来挨训的同桌，到底是在用怎样的表情盯着我气息虚弱的后脑。

我紧紧低头揪着课本的一角，恨不得钻进桌上那些小刀刻过的凹槽里。

弱到连一句确凿明白的话都讲不出来。

每次看到学校楼道里、马路上有的女生倚在墙上打着电话嬉笑，或者躲在教室后排往粉红色的本子上摘抄小说歌词，再或者割腕跳楼指天骂地，我恨不得立即转头速速驾起一团云雾逃走——而同行的室友不是这样的，她会仔细地探听笔录、认真地揣摩思考，然后说："好感人啊……"

"怎么能这样呢，我真想替她骂回去。"

"既然是遇人不淑，就不应该辛苦自己。"

每当这时，你就会看见她浑身散发出观世音一样的光芒，这些烂白矫情的台词，被她的语气衬托得无比庞大深沉。

而她的男朋友第一次请我们吃饭、满脸幸福感的女生暗示我讲点什么时，被誉为寝室话痨之神的我想了很久，挤出一句"祝你们早点回老家结婚吧"，自以为又实在又应景。

半晌，她拍着我的肩膀跟我对视，眼神里写满了：我是该怀疑你的智商，还是你的人品。

其实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私密到令人窒息的。

无论它们快活或者苦闷，顺理成章或者离经叛道，都要妥善地藏在连空气都触探不到的地方，然后才有可能百毒不朽，万古长青。

我曾经非常认真地苦恼过，如果有一天，上帝或者太上老君突然现身，许诺我可以实现一个愿望时，除了“世界和平”那种冠冕堂皇的句型，还有“请让索罗斯去死”这样的梦话，应该怎样去表达，才能描述出一个最划算、最贪婪的目标——或者说，到底怎样的言语来陈述自己才是最合适的?

第19节：大梦(19)

就好像无数次寝室夜谈时，听着那些绘声绘色的桃闻轶事，我总会猛打一阵腹稿，寻思着要用一种最不突兀最不低级的表达来插进这个讨论，结果一直犹豫到话题结束、众人意兴阑珊地睡了过去。

用最流行的话说，这就是别扭。

教我外法史的老师就是个别扭人，而且别扭的等级非常人能敌。有一次他像老太太一样瘪着掉了一颗牙齿的利嘴，坚持把看不惯的制度从头数落到脚，讽刺挖苦的修辞一句不落；间或麦克风里传来“哧哧”漏风的声音，我们也都会默契地忍着笑装正经——不然他就会立即停下讲课进度，严肃地跟我们探讨起“无神论真的会导致组织纪律涣散”这样的指桑骂槐的头疼话题来。

而这一切差劲的印象，在我参加他组织的家庭元旦联欢时得到了扭转，或者是逆转。

他家客厅四周的墙上全是密如蚁穴的书格，从《檀香刑》到《金瓶梅》应有尽有；他妻子细心地把手缝的鞋套套在我们脚上，摘掉我们衣服上沾着的头发和纸屑。

他眉飞色舞地指着妻子说：“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跟她约会的时候，这个女士居然穿了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来；我当时就想，哇，我再也不要跟她交往了。”

他面颊略带红晕地指着我们说：“别以为你们在底下眼神交流我看不见……不过算是很给我面子，所以就算嘴角露气也得讲下去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顿时觉得他可爱得像杯盘里的水仙花一样，风姿绰约，风华绝代。

看电影的时候，半分钟的静音是可以接受的，一分钟的景物扫描也是能勉强当做文艺手法来忍耐的；如果超过五分钟，导演还没安排主人公说什么有意义的台词、做什么有意义的举动的话，那么看起来除了退

场以外就没有更合适的选择了。而就这样悻悻退场的人当中，会不会有你呢？这些微乎其微的可能，在我心里盘旋了个来回，又轻轻搁回了原

处。

直到现在我也写不出一个像样的句子，又生活化又文艺——就是能达到主编的要求，短短几句就能煽得人春心萌动的那种。

第20节：大梦(20)

所以我只能用擅长的别扭的方式来周旋着说这些给你；我更喜欢在那些生来光芒万丈的词汇里挑出十个，百个，千个，万个，写成滔滔不绝的诗词歌赋，或者没完没了的大论连载，或者不腐不蠹的流水账，在每一个日子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经过你的耳边。

或者市井到俗气，或者文绉绉到晦涩，或者尖酸或者温情。只说给你听。

?for your 2009 06

你好，塔司埃

塔司埃：你好。

我猜，现在你的班主任脸色应该不会太好；估计她正皱着眉头瞪着你，心想，不如直到高考把班级信箱封起来吧。

此时此刻，你离高考还有半个月，而我离毕业也只剩了一个月。混住的宿舍里，双学士班的老女人们忙着打包行李、联系快递公司，累得面如土灰；而大一的小姑娘们，跷着脚坐在上铺，一边拿勺子挖西瓜一边看那部最近红得发紫的韩剧，笑到花枝乱颤。

风扇咿咿呀呀地把蚊帐吹起来，空气里发散着初夏特有的焦糖味。

那是太阳晒在银杏叶上灼起的香氛，后调是细微的毛躁和恍惚。

好端端的，突然听到“未来”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那就像一场云里雾里的天文学讲座。我们站在离轨道亿万光年以外，眼巴巴地仰望着无数恒星、行星、星际物质们搅在一起螺旋飞行、紧缩膨胀、交汇并行——而永远看不到它们的消亡。

我们早在它们衰亡之前，就已经塌陷成了传说。

不知你有没有怀疑过——反正我就会时常猜测，电影镜头里那些扬帆起锚的水手们，其实并不像气宇轩昂的船长、或者各怀鬼胎的政客财阀那样，对即将展开的旅程充满无限希望和野心。看起来，他们

不过是在雄浑的背景音乐的敦促下，把各自的忐忑、疲惫和不情愿从水里捞出来、系在船舷，然后眼睁睁地望着坚实可靠的大陆渐渐远去，消失在岸边强壮的吊臂肩上；转回头去望望前方，就只剩大朵大朵乌黑的咸盐水翻涌着那些水草海带和虾米仔鱼的尸体，仿佛是鲨鱼刚刚剔了一个牙，然后打了一个嗝，嗝出了一团浓密的阴天。

第21节：大梦(21)

沿着颠簸的前途看过去，见不到欢喜的影子。连隐喻都没有。

似乎在一段崭新历程开始前夕讲这些，听起来有些不够吉祥如意；不过，如同你我担心的一样，赛场、战场、上工、考核、相亲、失业、就医、罚款……好像值得烦躁和怯懦的事情早已遍布整个星球，只等着一项一项轮换经历。每一次出发都不怎么令人欢欣鼓舞，都是垂头丧气而又神经兮兮，甚至心惊肉跳，直到真切地听到自己喉咙里那一声沉闷的呜咽。

我们每天都在和这些“不得不”的事情对峙着，大多数时候它们甚至没有前因后果，没有选项提示，没有场外热线连接，它们就是一张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起草的日程表，莫名其妙就盖章通过、付诸实行。这一张令人窒息的表格上面，标定了起始终止、加强关注；只要时间一到，就在耳边手边狂跳起来，催促着你从庇佑所或者安乐窝里惊醒过来，要么离弦而去，要么连滚带爬。其实，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打算飞奔过，就连只是远远望着前方那些引领者矫健妖娆的背影，都已经明白这不过是一个盛大的热闹；自己脚下拙劣的步伐，看起来不过是一场热闹的追捧。

刚才去楼下宿管那里交钥匙时，低年级的女生们正在巴掌大的值班室里穿梭游弋着，“阿姨我借把锤子”、“您偶尔也批准我男朋友进一下楼嘛……”，还有的女生趁乱把自己的泡面塞进了微波炉，然后一路小跑地吸溜着面条在宿管的叫骂中跑上楼去。我觉得自己这个热闹凑得很非凡。

而上一次跑得这么快是入学军训的时候了，为的是抢在男生前面在班车里占一个座位。

刚刚入校的女生们脸上写满了沮丧，她们把留了一整个假期才刚刚垂过肩膀的头发扎成了高中时简陋的一把刷，把用攒了一整个暑假的零用钱才备齐的面霜、手霜忍痛丢在宿舍的小床上，告别了才入驻

一天的理想学校，晃晃悠悠地拎着行李，满脸沮丧地爬上了班车。长如龙阵的班车队，在某个父亲一句“你们的轮胎检修过吗”的吼声中，蹿出了校园，穿过了破破烂烂的小城镇，越过了山沟水渠，开向了隐蔽在蒙蒙雾气中的营地。

第22节：大梦(22)

军训的过程就如你形容自己的生活那样，受罪而平常。我们从第一天起，就在营房门背后为返校倒计时，用每一趟正步和跑圈来计算时针的滚动，用每一口杂米稀饭来怀念学校食堂鲁菜园笑容可掬的师傅；半夜一起披着被子坐在小马扎上值岗时，用铅笔刀把学校发的坚硬的月饼平均分给寝室女生，悄悄用面纸包在她们枕头旁边。

两周后返校时，除了狂喜还是狂喜。

新生大会上，我望着笑容可掬的校长，再瞄过脸色黝黑的同窗，怀疑这是一场非常怡然美好的预谋。

在预知的沮丧对比下，即将到来的释放如此成功地支撑了我们那点务实的希望。

过了司考的扔掉近视镜，忙着套上黑西装奔赴了官司的战场；拿着注会证书的，急匆匆地用高跟皮鞋敲开了外企公司的大门；强势的女生向外企提出加薪的请求，弱气的男生也在盘算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在教练眼皮下忍受汽油味的他，用期冀中漂亮的车子支撑自己的意志；在和装修商智斗的她，脑海中只剩下美好的房产轮廓，还有还清房贷后得意的表情。刚放下期末试卷的他们和她们，已经开始学会发短信说“没有时间陪你看电影，我还有些事”，然后合上手机，转回头去，在大屏幕上寻找股票的拐点。

每一个人都在为了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实实在在地努力烦恼着。

所以没有人能在起程的时候就欢呼雀跃起来。

或者我们只是一直在屏气凝神地注视更多落幕后的荣耀。

我们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强迫自己，要像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要有大智大谋，要会预见，要举手投足中流露着大将的风范，要豁得出成败，不要用丝毫含混蒙蔽自己的宏景前程。然而很多事情即便被扣上了无望的标记，也只能在结局的瞬间到来时，才会迎来意料中的那些情绪的元素。比如如释重负，比如畅快高歌或者放声

痛哭，比如连续剧只有看到终局、迎来那个也不能改变的结果时，我们才会鼓掌说“真是太精彩了”，或者“编剧的脑子被门挤了”。

第23节：大梦(23)

我们就这样平凡地欢快着。

我们就是那些又惆怅又忧郁的卒子水兵，一面留恋陆地，一面焦急地奔向彼岸。

这样无论是功败垂成，还是得以全身而退，或者有再多愤愤不平、哭号崩溃，这些不美妙的表演依然藏在我们的底线之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们幻想着的“下一次机会的降临”后面，远在很久很偏僻的地方。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就算有很多很多可能，它们会是不顺利的，是坎坷的，是不公平的，是不尽如人意的，是坍塌的，不用忙着为尚未到来的它们预演伤感。因为在迎接你的各种情绪中，总会有一句是：哦，就是这样的。

潜台词就是：所以继续吧。

忘掉吧。

新的烦恼又开始了吧。

你欢乐的，猫某人

?致敬

编号23 ——I Hear You Everywhere

编号第一段【自从经历了一场科技含量不高的抢劫后，我已经很少有机会抛头露面。这种情况，让我怀疑现在的物价是否已经高得轮不到我出山了。

用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话说，我叫DD18350123，你可以简称我编号23。用大多数人的话说，我叫“一张10元面额的人民币”，不过称呼我“亲人”或者“情人”的也大有人在。有人用我买杂志，有人靠我果腹；我去过医院，进过募捐箱。总之如果我也能带着那些曲折离奇的经历进了“奔腾验钞机”的话，早就大红大紫了。事实证明，我在钞票圈里是个末流——我想当红钞票，我不能总是既无名又无聊。

比如像现在，云彩袅袅，春风暧昧，可是听银行职员和顾客吵架实在很心累。】

我紧攥住大衣的领口，一面努力不让里面的睡衣领子露出来，一面绷着脸和柜台里面那个表情如刀削斧凿一般的大婶据理力争。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我弄掉了银行卡，为了及时拿到每月一度的稿费，我咬咬牙，拿起存折，顶着吹面就寒腊梅风出了宿舍。结果，可能职员大婶今天心情欠佳——有可能是发现了她儿子给他们班最丑的女孩子写情书之类的吧，总之她刁难我说1000块以下的必须去支行取。我们各执一词地争论着。

第24节：大梦(24)

我在本市重点高中的文科班里排中等成绩，十次有九次考第23名——绝对中等的名次——我们班一共46人。这倒不至于让我有什么触动，不过，和我业余投稿子的杂志社联系到一起的话就不一样了。杂志社有23名固定写手，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每次人气调查结果都很糟糕；编辑总是半带着无奈地对我说“加油，我亲爱的末位排名者”；比起这样直接的刺激，另一次经历就更隐忍些：我偷偷跑到杂志的论坛上逛，看到“最喜欢的作者排名”的投票帖子，踌躇了很久还是点了进去；我仔细地从第一个候选名字看到最后一个，没有我，只看到“其他”的选项孤零零地戳在那儿。

杂志社的其他固定写手，特别是那些人气排名在个位数的作者们，都拥有庞大的粉丝团。无数年轻鲜活的ID在网络上疯狂地发帖，表达着对他们的无条件崇拜；他们也拥有专门的助手帮忙整理稿子（甚至听说编号01和编号02有助理随时帮他们买咖啡和提包包）；他们还拥有强大的美术团队帮他们的单行本设计光鲜拉风的封面。主编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亲切热烈尺度很大地和他们谈天说地，以示宠爱有加。

但是没有人记得我叫什么，从主编到邮寄样刊的助理都半开玩笑地叫我编号23。我终于开始对这个数字反感起来了，但现状并不是狠狠熬几个夜、再像雨后的蜗牛一样，每个月都顽固地用一个崭新的故事在作者排名表的末尾爬上一道就能解决的。爬过以后多少会留下些泛着暗淡亮光的痕迹，不过没人在意它到底是眼泪还是唾液了。总之，就像那句大白话说的那样——貌似是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挣扎过？可我的偶像是郑渊洁，我不能总是23。

【窗口越吵越热烈，于是我索性支起上半身看热闹——此时此刻，应该没人关心一张纸币竟然摆着如此拟人的姿势吧？

窗口外那个女生，乱蓬蓬的头发底下瞪着一双大到发空的眼睛——其实更醒目的是比眼睛面积壮阔得多的黑眼圈，指着墙上银行工作条例，和坐在我跟前跷着二郎腿的大婶反复强调职业道德什么的，这种缺乏技巧的辩论尤其让我觉得心神俱疲。

第25节：大梦(25)

本来就不会有结果的事情，费力气坚持有什么意思呢。

太傻了。】

我平抚了一下愤怒的心情，把紧攥的存折丢进窗口，说：“好吧，取1000。”

趾高气扬的大婶带着得胜的神情，澳洲火鸡一般梗着脖子，点了1000块纸币用比我还夸张的力度撇了出来。

我接过钱，然后数出900块，扔回了取款口，说：“存900。”

【还没等我感慨完，戏剧化的一幕就在面前发生了。那个银行大婶的反应比我激烈得多——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张见过世面的钞票。

银行大婶气得差点让脸上的妆裂成块，稍微再用点力估计就会噼噼啪啪地散落一地了，但凭我的经验，她不会甘心被一个小丫头这样戏弄。可正在我瞪大眼睛期待下面的好戏时，银行大婶涂着朱红闪片的手指甲就向我们10元钞这边伸来——这在我的意料之外。还没来得及和朝夕相处多日的其他钞票告别，我连同其他零钱都被逮住了。】

“听不懂吗？1000块钱以下的业务不受理，取不行，存也不行！”气急败坏的银行大婶拿走了整钱，把一堆几元几角的900块扔回给我。

果然，就尖酸刻薄和狠毒而言，模仿永远比不过发自肺腑。

我只好裹着大衣里那一怀抱零碎的钞票，艰难地在把树枝和电线杆搞得纠结成团的风里往学校跑。

【事情发生得如同所有按部就班的阴谋，我就这样被这倒霉的小姑娘抱在怀里，数日来第一次接触到了屋外的世界。透过衣领的缝隙，看到与我想象相差甚远的、其实不很清澈的天空和刮得一团混乱的春风，没有原上草，没有桃花卉。】

编号第二段

【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我懒洋洋地躺在女生宿舍的床上惬意地假寐着。黑眼圈女生正在电脑屏幕前噼里啪啦地打字，内容是和什么人吵架——如果你认为钞票是文盲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什么年代了都。突然，她手指停在回车键上，整个人都僵硬住了。

屏幕上出现了“……呦，你这个末位排名者，编号23！”看到这个恰好和我一样的、却明显不是褒义的名字，我觉得事情突然变得有趣起来。】

第26节：大梦(26)

不定期的写作、谈心、教育课，对于我来说，都能让我随时把自己的脑袋放到门缝里，然后再狠狠把门关上。尤其此时此刻，我坐在一堆丑陋得分不出头绪的零钱堆里，像个糟朽的地主婆。

基本上，我每次与编辑的对话都是这样的形式：

——编辑：“嗨～如何？”

——我：“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编辑：“……嗯。”

——我：“……嗯？”

——编辑：“……唉。”

——我：“……”

而且每到这种境地，主编就会适时地从QQ里钻出来，用一贯戏谑的语气讲：

“……呦，你这个末位排名者，编号23！”

我还以为我早就适应了这句话——目前看来依然没有。

【女生的表情像大头贴连拍一样戏剧性地变化着，起先眉飞色舞，到气鼓鼓的包子脸，到微微地撇嘴；最后，我看见比我熟识的那些硬币还沉重的眼泪从她眼圈里涌出来，窸窸窣窣地代替她的手指敲打着键盘。

有时我不得不为这些人的常识叹息，电脑如果长期受潮的话，从硬盘到CPU都会内伤严重。

可怜的。】

我也会枚举普罗米修斯、美狄亚、坦塔罗斯、阿佛洛狄忒！我也会搬弄古龙、温瑞安、余秋雨、钟道新、方文山和郭敬明！我咬紧牙关，不想在宿舍里发出那种没出息的抽泣声，整套气管膨胀刺痛，如同元旦时给班里吹气球吹到最后、那种从头到脚憋闷坠胀的感觉一模一样。

鼻涕和眼泪不分彼此地流淌下来，在身边摸面纸，竟然只有那些油腻腻的零碎钞票。我随手抄起一张10块钱，没头没脑地骂它：

“你身上为什么就不多两个零？！”

【我猜发明过山车的人一定是嫌生活过于安定，像我们这种随时就被捏来攥去的，就绝对不会向往那种刺激。黑眼圈女生瞪着我，眼泪和鼻涕流得有些滑稽。我好气又好笑地想，姑娘，想发财可以，可是要我身上多长出两个零的话——你当我是冥币么。】

第27节：大梦(27)

“……好吧，你要真是多两个零那就见鬼了。”我用手背抹了一把鼻涕，为自己还能随时自我解嘲的小聪明破涕而笑。

宿舍窗外正是一天中校园里最热闹的晚饭时间，背着书包夹着课本心事重重的，手里拎着暖壶和晚饭急急忙忙地，跑向篮球场推推搡搡地，每个都在特定的轨道上毫不重合地运转，没有任何常理上的可能会让书包和暖壶、还有晚饭和篮球在一瞬间在天空中齐飞舞。

他们像拼图的每一小块上面的字码一样，左14或者右37，都泾渭分明地摆在尺度标准最合适的地方。

我趴在窗户上，看得鼻子又开始微微酸皱起来。

不能来点什么出人意料的么。

吁。

【就这样，我因为她好似能看出我想法而惊魂甫定，只得任由她摸出一支马克笔，在我身上画了两个不周正的圈。那双刚刚哭得很红的眼睛挤出一个笑意：

“没关系……1000块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嘟囔着，紧接着一滴眼泪砸在我身上。

我讨厌这种温热的液体，它沿着我的纤维晕开一圈潮湿的痕迹，让我心的位置的纸质瞬间薄得弱不禁风了起来；这对于闯荡江湖多年的我来说，是一种小羞耻。

这是怎么回事。】

编号第三段

那天晚上我拽住室友表态，说一定要写出篇主流之作，以扭转在读者眼中的不堪印象。她一边用指甲钳锉着指甲，一边上下打量我，用一种带着那么些无奈的语气说：“亲爱的同学呀，我觉得当务之急你应该去谈一场恋爱。”

啊？

【那天晚上她蹲在床头的小桌前，对着镜子足足盯了自己一个多小时。在镜子忍住没碎之前，我也只好一直这样近距离端详着她。怎么说呢。从头到脚没有任何端淑娴雅的潜质。

那波澜壮阔的黑眼圈。

不过，有还说得过去的眼神。】

即便是抱定了“体验生活”的立场，我还是觉得命运的齿轮大神哪里转得有些不对。

即便是真的在旁听（好吧，是偷听），并且思忖着“当喜欢的男生与不相关的人谈话时，少女应该有怎样的情怀呢”时，为什么我要采用佯装在课桌上睡觉的姿势——原本可以假装看杂志，或者假装为了电磁感应定理踌躇思索，哪怕就是挖鼻孔也最起码可以坐得很舒服、且能时不时瞄一眼“清秀，抑或如平面模特冷峻的侧脸”之类。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抠肩塌背。低级策略。

第28节：大梦(1)

正在我打算用怎样的幅度更换姿势、不至于被前排围坐在课桌上聊天的男人们发觉的时候，他们的话题已经开始渐渐地逾越了懵懂年华的尺度。

关键词没有离开过英语课代表的三围。

自恃见多识广的我正轻蔑地抽动嘴角，打算用起身离开来结束这件矫情事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附耳说：

“23的肩带露出来了。”

呵痒的音调，在耳朵边上磨蹭了过去，带着点绵绵苏州腔调的普通话的温度。

如果这个温度带来的是春风早寒燕子阙、胡不归，但为何偏偏承载了“肩带露出来了”这种信息。

如果就算这个音调偏偏说的是“肩带露出来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刚刚议论完“英语课代表的三围貌似是36、24、38”后，在我的肩带前加上“23”这样一个形容词。

如果只是这样揶揄着说完，而不是促狭地伙同其他人笑起来。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么多有利于弱势一方的如果。

我别过脸，用能控制自己尽量淡定而迅速的最大能量转身走开。

【看完了这一出，我心里有一点隐隐怅然若失。对自己免费看戏的那部分心态稍稍鄙夷过之后，总觉得这若有所失的感觉，并非因为黑眼圈只是被简单嘲弄一下、而没有大喜大悲；而是我觉得，她把她的钱包连同我一起扔在桌子上可能是更复杂故事的开始，特别是我看到那个满脸尴尬的男生伸手捡起钱包的时候，我被黑眼圈的眼泪泡湿过的部分有些很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并不是很畅快。】

编号第四段

丢了钱包后的半天中，我的沮丧指数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对着截稿日历和编辑的头像，手指却只能在回车和清除键之间弹跳，然后把脑袋搁在桌子上、而不是像一直以来企图用门挤一挤，然后就盯着光标在眼前不紧不慢地闪动着。

就连那句本来应该是讳莫如深的“编号23”也激不起我任何逆反的斗志。

然后我拎着装着洗漱品的篮子晃晃悠悠地朝澡堂走去。

第29节：大梦(2)

路上我目睹了我曾经幻想过的一幕，书包和暖壶、还有晚饭和篮球在一瞬间齐飞舞；但并不是烟火一样奇妙，而是紧跟着女生的抱怨和男生的对骂。

初春料峭的风吹得眼睛里的潮湿有冻成冰的冲动。

站在淋浴下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瞄到了英语课代表，这是一幅基本所有男生都想带着防水相机混进来抓拍的不可错过的风景。

在文章里编造过那么多充满小聪明和势均力敌场面的我，在遇到这些无穷尽嘲弄和揶揄的时候，也只能悻悻走开，而不能像笔下那无论何时何地都聪明伶俐的女一号一样，用坦然和调侃的语调，说出一句理直气壮的“你可以怀疑我的胸，但不能怀疑我的怀”。

编造过那么多流畅的或抒怀或立志的排比句的我，在看不到愿望——哪怕只是借着季节有冒一点嫩芽——的时候，也只能无言以对，卑微地在调侃中甘愿充当搞笑艺人一样的角色，然后留给自己一副落魄的神色。

第一名，榜眼，铜牌，名落孙山，度量衡这种东西，是一直牢牢跟在身边的。

曾经用炫耀的笔触，漫无边际地描写那些树的年轮，鱼的鳞片，幼年时缝进小荷包的乳牙谁比谁多几颗，用来记录最私密情绪的水笔芯比演算数学的圆珠笔芯多几根；就连同样都是“立春”这一天，暖风也是吝啬地慢慢吹着；从玉门关到秦淮岸的距离，也只能眼睁睁地、一点一点等着自己轮到春天。

曾经模仿陈旧的情调写下了这些：过期的面包就要下架；裹不上礼物的灯芯纸只能放弃；偏离主题的段落篇章必须被咔嚓掉；跑道上最末的那一个，注定会在新闻摄影器取景框远远之外的地方。

可是当这些浅白简单的道理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热水从头顶淌过，混合着痛痛快快的泪水和啜泣，消失在水花飞溅和排风扇抽气的巨大背景音中。

【跟着那男生一道在女生宿舍楼下徘徊了很久，我望见她头上包着毛巾远远走过来，看见她脸上的颜色从沮丧一点一点舒展成微微的平和，听到男生已经默默叨念过很多遍的台词对她重复了最后一遍，感到她拿回钱包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

第30节：大梦(3)

我听见自己像她一样舒了一口气的声音。

这是在百感交集么。】

编号第五段

【那男生默背台词的最后一句，是包含了时间地点和她的祈使句。我并不奇怪她会和先前中伤过自己的男生出来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奇怪的，可能就是本来应该习以为常的她的出人意料的状态。

她像刚刚发现“巧合”这个概念一样，和那男生为着每一件遇到的小事大呼小叫。

从学校的正门到第一个十字路口要走过23块水泥大方砖。

晚上7点23分的街道上，有途经过国道的卡车。

牌照是#54023的洒水车在唱哆来咪，来咪的尾音拖得特别长。

顾客为了两打鸡蛋中的一个破损和小贩争执，最后恼怒了把筐子掀翻，地上摊着23个金黄的小残骸。

比赛争抢买杂志找回的23个硬币，输了的那个要站在乔丹的战袍前做鬼脸。

我全部的注意都被这些刻意、却又实实在在发生的桥段占据着。真的想冲着她喊一句：够了，省省力气！……喂，你还没算上我呢。】

如果我可以预先知道，会有男生像等妈妈接放学一样不安地站在宿舍楼下，用背“二月春风似剪刀”一样认真的态度和羞赧的表情跟我道歉，我肯定不会一边歪着脑袋抠耳朵里的水，一边皱着眉头冥思苦想少女小说的要义——是让女主角出车祸还是直接让两个男主角朝着夕阳奔跑去呢。

在极其郁闷的时候，似乎只要有一件简单的小事，哪怕是不用绞尽脑汁不用迎合算计的小事都会带来最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最后，我发现自己都可以挨着标明“特价23元，限时供应”的咸鱼甩卖海报、对

着手机镜头笑得不在乎眼纹和虎牙的时候，这些琐碎的内容竟然已经填满了整个眼角眉梢。

路边整排整排的洋槐树在偷偷冒绿色了，像整段整段流畅的散文诗。

我很后悔没禁住鱿鱼摊老板的殷勤的眼神，不然今天就能画上一个蛮圆满的句号。因为抢鱿鱼须失手用签子划破了他的脸，怎么都觉得我是故意留下什么趾高气扬的报复性标记似的。看着那张本来纯粹溢满笑容、现在却混杂着强忍不抬手抚脸的表情的面庞，我心里突然软了一下。

第31节：大梦(4)

到药店的时候身上只剩10块零钱，看着这张曾经沦为我YY和发泄对

象的钞票，突然很想笑。店员应该不会因为钱上有涂写而找我麻烦吧。因为还要抓紧时间赶到电脑前，把新琢磨出来的冷笑话落实到文档里、继续和编辑软磨硬泡据理力争呢。我把钱递到柜台里：“麻烦拿一块创可贴。”

【等我意识到不妙的时候，使劲伸展、企图扒住钱包加大摩擦力什么的努力均已宣告失败。我最后的感慨就是，力学原理这类所谓的权威都是糊弄人的。

还有，作为钞票，最重要的事就是规规矩矩做一张钞票。奇妙曲折的故事对于我而言，只能用来看、用来感慨。至于那些人们每天不停奋力制造出的或者普通或者壮丽的篇章，很

遗憾，都是我没有办法编纂出来的。我能做到的只是期盼着看到更多这样的桥段。好吧，再见，小23。】

——给那些你没有觉察到的、却在夜以继日发生的交替轮换。

——给那些看来微小却充满了整个世界的人和事。

（本文纯属虚构）

?这就是爱

在一起

——till the end

【一】

陈早最近觉得自己的头发掉得很厉害，洗个头就像下了一盆龙须面似的。她皱着眉头从脸盆里捞出乱蓬蓬的头发，拧床单一般在手里攥了攥，弯腰从昏暗的厕所里钻出来，就着外屋的灯光用毛巾来回搓。

“你插秧哪你？”方美羚捏着嗓子直叫唤，“满地都是头发，还冒着热气！恶心得一身鸡皮疙瘩。”

陈早没吭声，斜着眼角嗖嗖地从头发缝里投了两把匕首过去，火眼金睛地正剁在躺椅里的那坨方美羚上。方美羚正端着本租来的言情小说看得五迷三道的，左手两个手指按在油渍麻花的封面上，把女主角的脸遮了个严严实实——女主角边上本来是男主角一往情深的媚眼，这下全抛到她自己身上了；看到兴起时她连瓜子皮都吐不利索，一边甩头一边呸着还使劲跺脚，脚背被拖鞋边紧紧勒着，挤得赘肉横飞。

第32节：大梦(5)

自从方美羚夹着行李找上门落了脚，陈早觉得自己的头发掉得厉害极了。

陈早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输只赢，世界和平。

具体来说就是天塌下来有比她高比她壮的人顶着，流血牺牲的事英雄们都扛下来，大呼小叫生离死别的事让演员们一口气演完了；她自己最好连话都不用说一句，只剩两根手指头就行：一个按左键，一个按右键，饿了的时候还能并在一起夹面条。

但天上既然不能掉馅饼，也就更别想羊肉泡馍。

她非常后悔暑假的时候和家里人说学校新粉刷了宿舍，本来饺子吃得好好的，结果惹得她妈大呼小叫："要死啊，知道刚刷完的房子能要人命吧！三单元于老太太一家子体检血都是紫色的！真是要死啊@#￥……"——陈早的小脑袋被巴拉巴拉地活生生按进了胸口里，然后就随着她妈的呼吸吐纳顺势龟缩着滚走了；陈早她爸一副习以为常的黑脸"吃饱了，收了吧"，一撂筷子。

"……感情你俩当甩手大仙了哈？我这些年风湿关节炎我说什么了啊？@#￥……"

陈早硬着头皮说："妈我不住宿舍了，你看住哪儿好全听你的。"

结果新学期伊始，别人眉飞色舞地分享假期八卦、实习轶闻的时候，陈早却扛着行李敲开了一户和颤颤巍巍的房东太太一样颤颤巍巍的房子。她心里盘算，安贫乐道嘛，这样起码安稳日子有保障了。

不过，天上既然不能掉羊肉泡馍，就不该幻想鳗鱼比萨。

还没等她把水电表上的铁锈刮干净——也可以说她才刚找到水龙头和电插头在哪里，方美羚就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出现了——与其说是她破门而入，不如说是那扇柔弱的房门自觉地闪开了，闪得梨花带雨的。

她们俩的故事源远流长。

从见方美羚第一眼起，陈早心里就一清二楚了：比起违反法律或者自然规律，忤逆方美羚的下场要惨烈得多。“报复罚陈早抄课文的老师”、“给说陈早坏话的同学贴大字报”这些样板戏不用细说，举一个更家常的例子：陈早小学时，一个男孩因为抢她的冰棍被方美羚一路撵着打骂，直到现在他进了省武术队成了种子选手，只要看见两个女的在一块儿走路还是会习惯性抽筋。

第33节：大梦(6)

所以公认的结论是：魔王方美羚在监护弱势群体陈早方面极具天分——虽然她高中只上了两个月，又在一个月内炒了她爸爸给她安排的实习护士职位。

再后来她就结了婚。

至此方美羚强烈的情感和博爱算是有了归宿。

陈早现在总泡在学校里，和方美羚打交道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但陈早还是一直发自内心地惦念她，虽然自己也没少沦为被她欺凌的靶子。

【二】

然而此时此刻，陈早攥着手里沾满黄锈的钢丝球，一边抹着脸上的水一边吃惊地看着站在眼前的方美羚：这个女的手里居然还拎着一个塞得脑满肠肥的行李包，抛下一句“我跟我老公掰了，先在你这儿住”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屋。

归宿？归个鬼的宿！

陈早瞬间觉得自己好像和手上的铁锈黏在了一起。

当晚陈早行将就木地向她妈汇报完英语六级成绩，挨了“要死啊将来找不着工作别指望我@#￥”的训斥，然后又不得不转身洗了方美羚搞出来的9个油腻的碗和盘子——方美羚高兴时会做异常丰盛的晚饭，但从来不收拾残局，她要赶着看八点档剧场的。间或她老公打电话过来方美羚都是冷嘲热讽、扯引咒骂，然后就挂电话。

陈早觉得这日子过得太旧社会了——旧社会还时不时革新革命呢，那些热血好汉你们倒是出来啊！

她的心情真是坏到了极致。

而且这个极致暂时没有结束的意思。

陈早把满腹怨气化作了力气，吭哧一声坐进售票处的椅子里。

而在二胡油的眼里，这个小丫头正在冲他甩脸色——他心底说教的气焰熊熊燃烧起来了：

“学校一年到头就知道给他们花钱，花钱；今天先折个椅子腿儿，明天这帮小崽子就能把房顶掀了。”

……

“……明天就能把房顶掀了！”

……

“——可怜我——儿孙满堂——却落得……”

二胡油见陈早充耳不闻的架势，只好一甩手里的苍蝇拍，嗓子里嗯咛着他的唱词回值班室了。

第34节：大梦(7)

校礼堂电影售票处是值日学生们的必争之地。所以，“坐在空调屋里撕电影票”能轮到陈早头上纯属意外：先是两个正式党员在辅导员面前“你追我赶”地跳进下水道，从此肩负起了捡拾塑料袋的重任；并且很快地，其他人也从售票处这块福地“争先恐后”地下岗了。

这要归功于二胡油。

紧挨着电影放映厅是教职工的戏院，时常会贴个不起眼的小海报“××老年业余剧团到此献演”什么的。但二胡油会把这种演出奉若祭奠——那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他恨不得挥舞着手里的苍蝇拍，把隔壁看商业大片的学生都轰回春秋战国对着孔子磕头去。最后，他把售票处的值日生定为了主要战斗对象，唠叨刁难、横挑竖刺、指桑骂槐……一天就能撵走两三个。

但二胡油这两天战绩不佳，他自己也很纳闷：新换来的这个学生脾气好到出奇。并且电影开场以后，她都会把窗口前的票根清理掉——干净到连一根头发都不剩。

这就要归功于陈早了。

二胡油这个绰号是陈早给起的，关于这个老头她只知道两点：一是每天晚上，二胡油他老伴都会来给他送饭，油老太一边把那个绿底红花的保温杯掀开，一边骂二胡油“快吃！听这破戏能听出饭来啊”。二胡油会嘀嘀咕咕着大吃韭菜饺子——这个恶习和方美羚如出一辙；二是只要他嘴里没嚼着韭菜饺子，就会哼哼唧唧地唱起大戏来，声音听着像某种缺了油的拉弦乐器——民族乐器里陈早只知道个二胡，所以就管他叫二胡油。至于这个老头是不是很尖酸刻薄，她没什么感触——有方美羚这个混世女魔头在先，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并且陈早隐约记得，周日那天她卖票卖得手忙脚乱的时候，二胡油在大厅里冲着混乱的人堆使劲挥舞着他的小苍蝇拍，骂得不是“小崽子们”，是“小崽子们给我好好排队”。

求同存异嘛。

总之陈早还是非常满意执勤的，不光是难得的安定祥和，能沾光看几场大片、偷空抄抄笔记，这份活计还有很特殊的优势：“某某跟某某买了今晚第一场的票原来他们暧昧久矣”、“真玄妙，某某走了以后某某又和某某某碰头了”……这种一手资料累积到最后，比任何聚散离合绯闻八卦都详实精彩得多；关键是既不用花钱买票，又不用担心挨骂，更别提收到侵犯隐私什么的传票。

第35节：大梦(8)

这时她简直是这世界上最无忧无虑欢快的小市民。

几天下来，陈早撕票撕得越来越轻快利索了。

那些正副票之间断得非常光滑，一个锯齿都没有。

好像随便拿出几张都能对在一起似的。

【三】陈早就这样忘我地、得过且过地沉浸在世界和平的美梦里，以至于

执勤最后那天早晨，一直小心翼翼的她也睡过了时间。她一边使劲把脚后跟往鞋膛里塞，一边冲着电视机前敷面膜嗑瓜

子、只穿着吊带睡裙却快跷出四郎腿来了的方美羚使劲瞪了几眼："今天房东可能会过来，你能稍微正常点吗？"陈早心里的潜台词还没排列好，方美羚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哦来过了，走了。"陈早好悬一屁股摔在门槛上，要知道，房东的妹妹的侄女就是负责

她预备党员转正的德育测评员！

"我说你可快迟到了，"方美羚不耐烦地晃了晃手里的遥控器，"你以为她来干吗？她领着个发廊小哥儿来，除了给你添个合租室友还能干吗？不过正好，他们看见我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直到坐进好几百人的教室里，陈早都感觉这世界突然和平得稍微有那么点不真实。最后她开始拼命劝自己天上确实能掉馅饼、掉羊肉泡馍、掉各种东西，方美羚这次算是做了件败絮其外的好事。

这时教室后排几个男生为了占座争执了起来。"两分钟前我去方便了一下这座就变你的了？看你脸不大倒挺厚的啊"，"这教室没五分钟都挤不出去，你哪儿方便得也忒方便了"……但陈早这回没顾得上总结这是第几回她对世界和平的失望了，她也

没顾上看热闹。她完全被刚收到的手机短信吸引住了—— 叫方美羚赶紧从你那滚回来。

北美奴隶制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谁来阐述一下揭竿起义的导火索?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第一条是什么内容?

陈早觉得讲台上那老师就是在不遗余力地教唆她。她感觉浑身骨头节连接的地方都在磨磨叽叽地交头接耳着。

第36节：大梦(9)

陈早酝酿了半天底气，作出了一个异常豪迈的决定，在回复里打了一个滚字。她觉得在这个过程里，整个脑核一直在使劲搅动，像跳编花篮时扭在脚脖子上的那一股股皮筋一样，直到扯没了弹性最后被随手一扔。

所以她还是底气一撤、转念一想“还是换一句更合适的吧……”，可还没来得及按下清除键这时天上就真的掉东西了——不过不是馅饼。

后排激烈的肉搏战把课本打得飞成了一道流畅凛冽的曲线，正拍在她后脖颈上。

陈早拿着电话，耐着性子从1乘1背到了256乘256，才止住了她妈妈“要死啊！好不容易上到大学你再给我变成白痴！赶紧去医院”的号叫声。

她一边朝礼堂走一边胡思乱想，刚才要是换成方美羚的话，现在估计会变成那几个男生躺在地上哭叫“要死啊……送我去医院”了。

想到方美羚，陈早也就光电火石般想起了方美羚她老公发来的那条短信。她急忙查了发件箱，才发现自己真的、居然、没修改就把那个“滚”字回复出去了。

陈早的脸瞬间变得和后脖颈上的淤青一个颜色。

二胡油看见陈早龇牙咧嘴地揉着脑袋走过来的时候，正听着《宝莲灯》选段吃饺子吃得高兴，甚至连闭嘴掩饰的时间都没有。他就这么含着那多半个饺子的尸体，一路目送着陈早走进斜对面的办公室拿了书包，然后又迎面朝着自己走过来。

陈早递给二胡油一把剥好的大蒜。

她记得方美羚就是这么吃的，并且还假装无视陈早鄙夷的眼神、炫耀说这可是想当年在医院当白衣天使的时候学来的，这可是养生保

健云云；陈早在前两天执勤时的很多“间隙”里看的立志温情类的美国小说也一直撺掇着她“世界和平要靠与人为善”。

不过这时她觉得小说就是小说，照着学样果然非常蹩脚，她本来也不是这块料。

况且表演用的道具也这么蹩脚。

二胡油盯着那几个白灿琉璃的蒜瓣愣了好半天，最后他指着手里的保温杯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第37节：大梦(10)

“要不你也尝尝？这倒是清真的……”

【四】

陈早靠着公交车站牌，想起二胡油终于在最后这次照面中放下了他手里的小苍蝇拍，却结巴了的语气，还有那山羊胡上羞赧起舞的韭菜叶时，直笑得腮帮子疼。

街道路灯和迎街橱窗的光亮在小巴模糊的窗玻璃上迅速地流转倒退，空气里混合着市坊间真实的喘息声，从汽车的窗户缝一股一股地钻进来。

原来二胡油整天听的那些唱戏的磁带，都是油老太当年表演过的段子。真看不出那个神神叨叨尖酸刻薄的油老太当年也是红得发紫的台柱子，虽然现在看着简直跟……跟……

跟我妈一样。

估计油老太也会时不时在家给二胡油颤颤巍巍唱上几句“小姐风采、君瑞雅才”——这简直就是压箱底的锦绣唱本儿里、花团锦簇戏园子里演得那些才子佳人的……老年版。

再看看方美玲。

指望方美羚能趴在人耳朵边上讲些什么细水伶仃的出来？陈早靠在椅背上，撇着嘴想起方美羚一惊一乍地跟她讲“我第一次值夜班，值班室里就停了一个电死的，你知道吗，那整个儿抽搐得……跟生鸡肝一个色！谁爱做护士谁就去做吧！老娘可受够了”。

陈早觉得自己离从夹缝中爬出来那天还遥遥无期。

哪怕天上掉个韭菜盒子下来也好啊。

还没等陈早苦笑的嘴角伸展开，她就毫无准备地重重向后磕在了座位靠背上，整辆车踩着一道尖利的刹车朝右侧冲去，紧接着又一声吱吱嘎嘎的刮蹭声响过。等陈早缓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连抽冷气和咒骂的底气都没有了：这辆小巴被非常瓷实地夹在两辆她概念中“大货

车”间，右边卡车的集装箱上印着FOB；左边那辆她认得，是黄色的液化油气罐。

陈早感觉从头皮到脚趾一阵阵发涩。

陈早一路云山雾罩哆哆嗦嗦地摸回出租房时，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方美羚的面膜脸和讽刺挖苦“呦，活着回来啦”，而是她和她丈夫剑拔弩张的对峙正逢崩弦的瞬间。

第38节：大梦(11)

方美羚刚运好了气准备号叫。

方美羚的丈夫也不是文艺青年，他抄起一个塑料杯，想了想又换了一个玻璃的使劲摔在了地上。

“闭嘴！”

陈早站在门口动弹不得。

这些她一早盼着让马景涛他们演绝了的戏码却像引子一样，瞬间点着了她的眼泪，呲呲啦啦地弥漫了起来。

这时候陈早的手机锦上添花地响了起来。

她使劲憋住了哽咽的气息，按了接听键。

“学校保卫处，陈早速回校配合调查。”

就当方美羚险些揪住办公室那些保安的衣领、把他们踩到脚底下时，扒着椅子扶手吓懵了的陈早终于听明白了缘由：礼堂今晚丢了两组音响。

她战战兢兢地对着保卫处长说：“我走的时候，老师那边还有二胡油在值班。”

“二胡油是谁？”

“……就是负责职工剧院的那个老师。”陈早瞬间短路后，感觉自己的脖子在隐隐地疼。

“他一个小时前刚被家属送进医院。”

【五】

陈早并没有想到，12个小时之后明晃晃的太阳地里，她还会和方美羚在一起挽着胳膊走路，和普通睡足了出来闲逛的行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偷了音响的那几个嫌疑人居然跑去和学校只隔了一条马路的音像店销赃……陈早已经说不出，组成她世界的到底是什么成分的含量更胜一筹了。

她觉得自己确实就像“陈早”这两个铅字一样，被噼噼啪啪编排个不停；最要命的是，她自己还在不断为自己增加着莫名其妙的戏份儿。

被方美羚揪进内科外科耳鼻喉专科检查了个遍以后，陈早终于得空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子边上晒太阳了。

紫外线化作白茫茫的阳光，无辜得像首摇篮曲。

这时，陈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物件。

她紧走几步叫住了那个端着绿地红花保温杯的油老太；油老太迅速地打量了陈早一番，明确了她既不是熟人也不像贵人后不耐烦地说：“神经病啊！”

她掂着小脚走了没几步、又回头看了看陈早唯唯诺诺的样子，可怜得像个地主家打杂洗衣服的小丫鬟。

第39节：大梦(12)

她抱紧了保温杯扭回头走开，迅速而低沉地说了一句——

“神经病。”

方美羚掂着大包小包有的没的药从药房出来，刚要对着陈早大呼小叫，却看到陈早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气灌丹田似的架势。

“回光返照啊你。”方美羚撇嘴。

“你回家吧，”陈早说，“闹够了就赶紧滚回去！”

方美羚一愣，她从来没见过陈早这副石破天惊的嘴脸，刚想骂还没吃错药呢你就大着胆子中什么邪。

陈早伸手拽住了方美羚的袖子。

【六】

陈早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输只赢，世界和平。

她从来也不会抛弃良心去迷上自己水里的倒影，赞叹什么“美容止”、“落鱼雁”的台词。

当然更不会因为梦见蝴蝶而苦恼过到底是谁梦见了谁，然后蹉跎地郁郁寡欢下去。

她记得方美羚也是做过一些像舞台剧似的桥段的，她在她女儿三岁的时候，从铁皮饼干盒里把当年和她老公看电影时攒下的那些连号的电影票倒出来，教她单词说这叫“together”，虽然半调子混着俄语味的发音实在不怎么样，最后还恼羞成怒归罪于她女儿“笨得要死将来找什么工作啊”。

陈早拽住方美羚的胳膊，说：“妈，回家吧。”

?他的名字和你的想象一样，是破坏之神；他和你的想象不一样，他只是偶尔叫这个名字。

修罗

——hide and seek

一直以来，我都对煤气罐这个东西充满了怨恨。它总在我煮着煮着汤圆的时候，就默默地断了气儿，我只能“砰”地踹上它一脚来泄愤。不过，当它在我眼前炸上了天的时候，就不只是“砰”的一声这么简单了。

烧烤炉上的肉串们腾空而起，像一波早有预谋的辐射，冲着用炭火来回虐待它们的老板和用口水轮流轻薄它们的食客扑了过去。

我咽着唾沫镇定了一下，冲上去抢了对面男生手里的提包，拔腿就跑。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不能错过。

【一】我坚信自己是个很敬业的卧底，就是那种背负秘密、超级隐忍的角色。当然，我也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倒霉的卧底。

第40节：大梦(13)

好像全世界的家长都觉得，只有跳级、留学之类才能体现出一个学生的价值，我爸也是。为了这些，他不懈地给我创造着条件。我猜我履历表上的那些记录，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很体面的吹嘘。短短一年里我已经游历（交流）过了四所学校。我简直就是牌局里最紧俏的那一颗：庄家打出去、下家急着吃，对家截了碰，尾家推倒和。

从来没闲过。

有一次，我甚至被塞上飞机飞去了捷克，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和“奸细”这个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就连超市的营业员都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心想“这个人是不是对面便利店派来的商业间谍？为什么就连买一盘巧克力，她都能掏出本子、蹲在货架前算上很久”。

而最讨厌的一回，就是现在了。

我拖着行李箱从车站出来的那一瞬，心里就充满了奇怪的感觉。

车站出口前，各色人等齐全完备，黑店拉客的大姑娘，卖假发票的妇女，满脸横肉的票贩子，个个表情暧昧、行为谨慎；地铁站口淤积着一百多号乘客，混乱的队伍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的人群中盘旋开去。卖矿泉水的小贩架着二郎腿，用很重的口音含混不清地嘟囔“走路也不看着点，老擀儿”——我忍住了伸手去捋直他舌头的冲动，揉了揉被那个横在路中间的冰柜撞麻了的膝盖。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他，还有我每天写给他的念想。它们稳妥地夹在日记本里，就像一把模糊而胶着的太阳光，把所有恶劣情绪粘贴封存了起来，恰当又妥帖。

【二】

愿望是美好执著的，但它挡不住蜂拥而至的霉运。

学校没有交流生宿舍，我被安排住在周边的出租房里——和一群光怪陆离的邻居们。之前住在我房间的女生恰好是校友，就写了很长的居住说明送给我，说是水电表都不太准，窗户漏风，对门住着两个

开网吧的，楼上有一个摇滚乐队，隔壁稍微好些——是一个考研走火入魔的学姐，每天晚上洗澡时会一边大哭，一边对着窗外高喊“物权法定、善意取得”。

第41节：大梦(14)

不过对于我来说，麻烦和困难什么的都更加直接。比如房东家门口传达室的大爷养的那只彪悍的京巴狗，每天都趴在台阶上晒着太阳、龇着牙，一脸雍容地假寐。因此我一听到马路上“切糕——卖”的吆喝声时，都会发自肺腑地苦恼。所以，我每次都不得不以冲刺的速度，轻盈地从狗鼻子尖上越过，扔下零钱，抢过切糕，一路狂奔回我的小屋、把狗爪子狗叫声一鼓作气地关在门外。

我觉得自己的道行真是深透了。

驾校师傅也跟我八字不合，我觉得，他怀疑我是其他驾校派过来毁他生意的。只要我时不时刹个车、踩个离合，这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就会立即做出眩晕状，娇弱地伏在副驾驶上吐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老这样把对别人的成见挂在脸上，是非常不成熟的；大前天他更是登峰造极：平时总见他端着个茶缸、慢条斯理地吹着里面起伏的茶叶，我还以为他是个有几分情怀的人，结果我刚扭头指着对面的教练车说“师傅，您看那个帅哥”——他就冲着我狂喊赶紧拐弯再不拐就撞上了。

后来见师傅脸色发紫抚着胸口、直勾勾地盯着近在咫尺的围墙，我急忙忍住笑掏出了钱包，点头哈腰地说：“师傅息怒，保险杠我……呃，分期赔行吗？”

那个帅哥很像他。师傅骂我连赔礼道歉时声音里都带着笑腔。

而且我确信，不管是星座传说还是风水八卦，也不能改善我的境况。我的新同学里有一个女生相信占星术，她说她靠占卜师的指示通过了期中考试。那个英国占星师说“要在周一时和大不列颠菊密切接触”，于是经不住她苦苦哀求，我扮成送盒饭的小妹潜进了隔壁农大，跳进实验田拔了一大把回来；她坚定地把那些野草塞进内衣，随身带了整整一个礼拜，然后皮肤过敏住院两周，然后顺利地办了缓考；后来她还因为每周一次的复诊，和眉清目秀的校医彼此心如鹿撞、面红

与耳赤齐飞……前天她甚至恬不知耻地凑到我耳边“我跟你说哦……好讨厌是不是”。

第42节：大梦(15)

我半信半疑地参拜了一下这位外国神仙的blog，见他在日志里用优雅的英文说“最近你的电脑系统会出现些故障，因为水星受【咣拐路离斯基行星】的影响，将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偏离【摩冥嘁喵诺夫轨道】”——太不准了。我愤怒地扭头离开了图书馆机房。

我电脑昨天就丢了，我上哪验证它是不是出了问题去。

为此，我那位坚信唯物论的党员父亲把我臭骂了一顿，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没还嘴，我肩膀上夹着听筒，眼睛正瞟着偶像剧里的奶油小生，觉得他们个个长得有几分相似。

【三】

于是就在这段异常郁闷的日子里，我迅速搞定了一个家眷——我这位速成的男友一直禁止我用这样的腔调称呼他。他总是一本正经地提醒“你别一直把人生定义在嬉皮笑脸的频道上”，当然他确实是个严谨认真的人。今天中午，我津津有味地拨弄汤里的菜叶时，他见状气哼哼地站了起来，招呼隔壁班女学委一起走了，只扔下一句“两点有世界经济讲座”。这一刻我多少感到些冤枉，这个消息明明是我一路小跑地赶来，用拜年般喜气洋洋的语气告诉他的。还没等我扔掉汤碗追过去，他转头说“麻烦你别老跟着我”。

幽怨的路灯汇成了一条狭长的舞台，我摔摔打打地出了校门，却立即被超市年末促销的广告吸引了注意——这事看起来颇有点煞风景，可能是比起殇情殉爱这些，我的潜意识在替我找借口：既然被认定了一直要演绎这种间谍啊、盯梢啊的角色，自己惆怅的就应该是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尽快完成任务什么的——我还欠着师傅两根保险杠。

或者这只是他对我不够忠诚的一个报复吧。我决定抓紧时间赶回去，好在日记里用足了笔墨向他忏悔一番。

12月是个讨厌的月份。

无数商家、小说家掐着手指头算好了圣诞、元旦，无数赶时令的电影、音乐在喇叭里吵嚷着；无数画册小说都顶着或温馨或凄美的封面，在开卷排行榜上争夺着排名；无数满脸傻笑的男女（或者男男女女）聚集着，腻味着，覆盖了整个街道。

第43节：大梦(16)

他们才是该死的卧底，刺探了别人落单的秘密，瞬间让它们公之于众。于是怨念久积，终于化作盘旋而上的气场，并且找到了发泄的途

径。正在我打算加紧脚步愤愤离去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声巨响。路边生意兴旺的烧烤摊上，煤气罐突然炸了。老板带着哭腔蹲在地上直拍大腿，他似乎摩拳擦掌了一整年，就等

着这几天的好生意。老板娘赶紧从腰包里掏了一把钞票塞到他手里，特

朴实地劝慰说“赚回来了，没事咱早赚回来了”。我没顾上为此感慨，因为这时我找到了自己赚回来的机会。我紧紧攥着抢来的提包往前跑去。

“站住……住！”起先愣在原地的那个男生，踩着小马路上的冰凌歪歪斜斜地追了我一路，最后只剩下弯腰撑着膝盖猛喘的力气。我抬眼看见自己被街道办的老年秧歌队截断了去路，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指甲钳比在脖子前面，转身说：“你再追，我就！”“……”

【四】“兜里没钱，只有刚从超市买的东西，”他喘匀了气，打量了我两眼，叉着腰说，“还有两条四角内裤，你要了也没用。”“……少废话，”我有点窘迫地打断了他，“……有本事你就报警啊。”“我报什么警啊我，把东西还我，就不告诉你们院的导员了。”他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看我一脸惊讶的表情，于是补充道——

“你们交流生报到的时候，还是我领你去教务处的，你忘了？”

“……”

我盘算了一下，决定把提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好继续拖延时间。于是，他只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把一盘电池、几包泡面、一把小油菜、两条内裤和一本《男人帮》等等系数倒在了马路上；最后我甚至

伸手从包底掏出了一块生羊肉，保鲜膜破了一个角，鲜血和油膘顺着我的指缝汩汩地荡漾着。

就在我准备尖叫着把肉甩在地上的时候，他抢先一步揪着头发大叫了起来——

“我的火锅全毁了！”

“你有钱接宽带换电脑，还抢东西干什么？”他一边饶有兴趣地参观我的新电脑，一边嘲弄地挖苦着。

第44节：大梦(17)

老娘过生日抢点东西来乐和一下不行吗师兄?

话一出口，我保持着蹲在厨房小水池前的姿势，不吭气了，只顾一片片撕油菜叶子，把整棵菜剥得连芯都不剩。

“算了，算我倒霉，这块肉送你好了”，他不留痕迹地打了个圆场，“我说你电脑的声卡真不怎么样，啧。”

我去年的生日是快到半夜时才记起来的，我急忙跑到最近的超市，发现口袋里的零钱合人民币只剩八块钱不到。我只好掏出面巾纸，在上面苦苦演算到底够买哪块巧克力。

今年就稍微好些，我一边老老实实往学校的师兄碗里夹涮肉，一边蹲在电脑前、听他不耐烦地点着鼠标说“简直了”、“你到底知道什么是杀毒软件吗”。锅里的热水咕嘟咕嘟泛着气泡，靠透明胶固定的破窗玻璃上，爬满了一层层糖霜似的蒸汽。

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旧音响调音的巨响，紧接着，一阵惊天动地、鬼哭神泣的歌声从天花板上砸了下来。几秒钟以后，对面的邻居就骂骂咧咧地破门而出，冲到楼上砸门叫骂“老子宰了你们！”；隔壁的隔壁那个考研女生则直接推开窗户尖利地嘶吼：“你们学过相邻权吗！法盲！我要去告你们！”

“真要命，”他嘟囔了一句，朝四下看了看，“你这的电话呢？”

“干吗？”我把嘴角的面条吸了进去，不解地问。

“报警啊，”他看见我这副狼狈样，“算了你小气鬼，我干脆再当一回好人。”

还没等我拦住他，他已经掏出手机自顾自地说：“110吗？我城北××楼，要举报邻居扰民……”

我颤抖着把他的手机抢过来按下了电源，用力过猛直接把拇指指甲劈断了。

最后我还是没来得及解释，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一截指甲塞到他手机里的。

【五】

……

某月某日周一

拜托您现身吧！您再不现身我就没办法及格了！

某月某日周三

电脑丢了很可耻吗？好吧，我知道刑警们都自以为阎罗王，我们这些小兵又不是十项全能。爹啊我错了……可是我材料已经收齐了！就等把这位先生送去给长官您了……

第45节：大梦(18)

某月某日周六

我很不理解一个智力型犯罪嫌疑人学哪门子开车。

……师傅我对不起你！保险杠我一定会尽早赔给你的！

但是我终于摸清了他的行踪，欢呼吧！

某月某日周五

……

生日快乐。

【六】“你倒不倒？”“……不倒。”我看周围的人本来站得条条笔直，结果教官一声倒下的号令，她们

就直挺挺地往地上倒去，正着、背着、侧着的都有。她们就像中弹的死人那样，结结实实地倒下了，齐刷刷的一声“砰”后，尘土飞扬。我咬了咬牙动了几动，还是没狠下心面朝着黄土栽过去。

教官见状走过来，冲着我耳朵大喊“向后转”，我条件反射地应声转身——随即一阵头晕脑涨，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教官揪着两条腿抡到了地上。

“你倒不倒？你不倒我就帮你。什么时候自己会了什么时候算。”

“倒。”我用双肘护着脸，在教官凶狠的眼神里朝着地面狠狠地夯了下去。眼泪只悄悄顺着破皮的胳膊肘挪了几厘米，就在太阳的暴晒中蒸发不见了。

杀杀作痛。

我今年警校大四，毕业后直分法警队。

我的毕业考核题比其他同学的都难，是监视传播破解软件的嫌疑人，我尾随那个聪明的家伙足足一整年才收工。因此做教官的爸爸很不满，他坚持说本来女生就没什么大出息，还容易耍小脾气消极怠工。

稍感委屈。

我说过我是卧底了，只是伊们不信。

天上挤下了几颗雪花，一声一声，沙沙作响。

?怎么笑泪才满怀

名谁

我是一个设计师，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做衣服的。

我在西巷街上的裁缝铺里工作——能踏过无数毕业生的尸首、从金融废墟中扒拉出一个工作来，绝对算得上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且我非常珍惜自己的每一份兼职，每天都会为它们燃烧智慧、勤勤恳恳、通宵达旦；有空的话也会去单位里坐坐班……

没错，其实我的主业是用各式各样的招数，让各种各样的人从口袋里拿钱出来。

第46节：大梦(19)

我抚摸着下巴上青涩的胡茬，备感福如东海，不亦乐乎。

而要说有什么不称心的话——

第一局

【我】

就在我困得几乎要失去意识的时候，电话把我震醒了。

时间是清晨6点，我挣扎着翻开手机，发现陶今一直在拨我的号码，而且已经打了半个多小时；她的头像在屏幕上突突突突蹦个不停，未接来电记录像秒表一样跳着字，整个阵仗搞得好像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这个陶今是西巷街高中的学生，寒假来单位做公益劳动的。但她甫一迈进大门，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制造起各种麻烦来，搅得整个裁缝铺一团乌烟瘴气。前天她说钢针剪刀什么的算管制刀具、得每天清算，昨天又逼着全体师傅做眼保健操听古典乐——现在是喊我去学习物种起源，还是去响应街道的号召扑蝗虫、灭蟑螂？！

我没理她，继续敲手头那些邮件。

——回刘经理：

您想做的可是酒吧街，现在却要给它编出“古时候，这条街上有个孝顺女儿，为了照顾老爹终身未嫁”这么一个传说——听了这个还会有几个人想投钱进来？作为您聘请的企划，我必须负责地说，纽约的华尔街都倒了，您要不想赔上棺材本的话，立即，马上，现在就把它改成“古时候，这条街上住着个孝顺女儿，却因为爱勇敢地和情郎私奔了”；这样，别说搞酒吧街，就是红灯区也绰绰有余。

——回王女士：

您之前向我咨询理财方案时，展示出了不同凡响的人文理想和超前的投资理念，因此我郑重地向您推荐一个商业街项目。首先，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个流传久远的动人爱情传说……

请别义愤填膺地破口大骂：你是个骗子。你不觉得这很艺术？就是艺高人胆大的技术？他们都说灵感女神和财神爷一样忙，所以受到缪斯青睐是件碰运气的事。

我从来没想过碰运气。我得成为那个能决定缪斯小姐和财神爷他们的日程的人。

我轻蔑地瞟了一眼手机上狂跳的来电提示，拔掉电池，往枕头下一钻，准备搭那艘叫做回笼觉的客轮扬帆而去。不幸的是，缪斯女神没回心转意，世界末日却赶到了家门口，掀起一阵大风浪。

第47节：大梦(20)

【陶今】

陶今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小学三年级那年，陶今挨了江湖郎中几针劣质的链霉素，差点被打成聋子；初中二年级那年，陶今她妈烧晚饭时，被突然失火的燃气灶燎化了隐形眼镜。所以比起命途多舛，陶今更恨骗子。为了准确表达内心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陶今用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比喻——

“我就拿你来打个比方。假设你的买卖晚上打烊后，你正意兴盎然地数着钱匣里的钞票、把每一张伟人肖像嘴对嘴叠在一起，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伟人其实是人妖假扮的！”

“杀了他。”舒晴斩钉截铁。

这样一个有口皆碑、民心所向的坚定信仰，在陶今做寒假义工时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践。

【我】摆脱掉陶今的电话骚扰，我刚倒在枕头上，就听居委会的张婶就像往常一样，在楼道里回肠荡气地高喊了一声“来人啊要命了”。我也没客气，怒气冲冲地回敬了一句“家里没人，电费欠到明年再说吧”。

按照往常，张婶应该就“一边数落我的不是、一边蹒跚地离去”了，可她却留在原地、把喊话的内容又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而且声音越发尖利骇人——我意识到是真的出事了。

我一个趔趄冲到玄关、颤抖地拉开大门，看见披头散发的陶今正倒在脚下，一只手僵硬地举着手机伸向门槛……还没等我倒吸一口冷气，张婶又震惊四座地叫了一声“哎呀妈呀”，旋即转身掂着小脚逃开；地上那原本饿殍一般的陶今，这时突然抬起脑袋，刚要扑来，却又手脚并用腾腾腾紧往后退了几步、把手袋举起来挡在面前——

这时我才发觉，迎着正月里嗖嗖的过堂风、赤身裸体地站在室外——确实有些恶寒。

【陶今】

一说到人情冷暖这些事，陶今就很怵头。

这学期初，陶今和几个女生合送了室友一个生日礼物，是个硕大无比的招财猫；与其说这猫是一个“surprise”，不如说它是一个“shock”更合适。视财如命的室友硬是把它拿去退货兑了现金，而礼品店的老板娘拨通了陶今的手机，很客气地说，既然当初这个大瓷罐子是陶今死乞白赖要订做的，所以就麻烦她再把它请回去——或者可以让膀大腰圆的老板送去府上。

第48节：大梦(21)

当然，陶今胆子很小，她是很识时务的。

最后她端着那个瓷猫沮丧地回到宿舍楼时，宿管阿姨以为她抱的是哪位长辈的骨灰，还特地从值班室里出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路注目礼。这个插曲使陶今瞬间醒悟，她不能为这个玩意买单；更确切地说，是她不能留下这个不祥之物。于是她花了三天时间憋出一个主意，她跑去学校的论坛买通了跳蚤市场的版主，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纪念品拍卖”。陶今本意是，这事很有讽刺效果，应该能激发室友的良心（或者是羞耻心）进而收回这番好意——确实，帖子刚发出去没两分钟，室友就站到了陶今面前，诚恳地说：“我觉得，你的广告词可以写得更好些，比如这一句……”

面对残酷的现实陶今没有丧失信心，她认为，既然有守财如命的怪物，肯定也会有视金钱如粪土的艺术家。结果艺术家真的来了。当晚，一个ID为“设计师”的人尖酸刻薄地跟了帖：日本正版招财猫？楼主开价200块？啧啧，怎么看都是边吃酸辣粉丝边随手漆出来的地摊货呦。

陶今反击：楼上，还麻辣米线呢。

设计师：不行，吃麻辣的长痘。

忍无可忍的陶今正准备联系论坛管理员，这时设计师简短地回复了一句：你看看猫掌心。

陶今愤愤地敲击键盘：很好，没错，左掌清明右掌端午你以为是天地会啊……

电脑无恙，是陶今自己死机了。在她僵直的视线中，那只勾搭财宝“来呀来呀”的猫爪子，爪心里横七竖八地写着三个小字：“逗你玩”。

设计师：也有可能是【穷开心】？抱歉，替人仿过太多个，记不清楚了……

本来后边还有一大段精彩的嘲讽，但任陶今如何疯狂地刷新也没看到。整个论坛因为这个爆点顿时沸腾了起来，页面抽得只剩一个Service Unavailable。

第二局

【我】

听着门外传来的动静，我觉得自己快短路了。

“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如果你能行行好，把那个早上5点就来店里砸门的老太婆打发走，我会更谢谢你！”

第49节：大梦(22)

这位早上6点来我家砸门的小疯婆被我关在了门外，但她很执著，一边使劲用指甲在门板上抓挠着，一边就着那令人心肺俱裂的伴奏叫嚷着。在我听来，那与其说是央求，不如说是恐吓；在邻居街坊听来，那可真是一场好戏，我甚至已经感受到那呼朋引伴、摩肩接踵的场面了。

于是我折回去，字正腔圆地说“乖，别闹”，伸手把陶今拎进了门。

门缝里张婶李叔和王奶奶众人既革命又羞臊的表情，被干脆利落地挤了个粉碎。

【陶今】

“太不像话了！”

“卖假货卖到学校论坛里来了？！”

面对网管老师口沫横飞的训斥，陶今一个劲地饱含热泪、点头哈腰，态度非常诚恳。倒不是她胆子小到不敢抱怨，而是早就被复仇的火焰烧得外焦里嫩了。陶今拒绝把问题归结到卖假货的老板娘身上，她认定，自己今天所蒙受的这种耻辱，通通源自那个亲手做了那些赝品的人渣。

陶今暗自祈祷上天能给她一个除暴安良的机会，哪怕能旁观别人为民除害也好——她一边填寒假志愿者的申请表一边想，直到志愿者协会的同学感激地握住她的双手，说，感谢同学你对公益事业的慷慨热忱，我们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义务服务的岗位，请你按时和单位取得联系，这是西巷街布吉祥裁缝铺的联系地址。

裁缝铺?

【我】

我从沙发上一堆布头和广告传单中刨了个坑，把陶今扔在里面。

“什么事。”我恶狠狠地瞪着她。

“在你眼里没难事，对吧。”陶今谄媚到了无耻的境界，就连蓬头垢面都挡不住她嘴角夸张的笑容，八颗锐利的小牙齿锃锃地闪着寒光。但不可否认的是，陶今的恭维话还讲得蛮动听的，估计这也是她唯一的特长了。

陶今是我见过的最没用的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我坚信老板跟我意见一致。这个履历表上一片空白、甚至不会穿针钉扣子的陶今，折腾起来可毫不含糊；她几乎是抱着老板的脖子……脚脖子央求说“将门有虎子，上阵姊妹亲……总之看在我师兄这么能干的分上，您一定要收下我的诚意相信我的创意”。不知是因为老板真的被感染了，还是她嘴里所说的那位师兄确实了得，反正结果是陶今最终留了下来，每天努力地

第50节：大梦(23)

想入非非，无是生非。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这就是布吉祥裁缝铺一直没跻身世界五百

强、只能在西巷街上小打小闹的缘故，不只是它的商号起得晦气而已。虽然不得不补充一句，废物陶今提到的那位师兄，就是我。而怎样的人才是有用的人呢？还是我。我可是南大街上小有名气的设计师。

【陶今】他是南大街上小有名气的骗子。上上届有位师兄，脸似皎月，笑若桃李，舌灿如花，足智多谋。没

有他搞不定的事情。陶今在心里狠狠啐了一口。这些从学校里搜集来的消息，显然为陶今蓄势待发的愤慨又多浇了

一层焦油。于是从她到裁缝铺报到第一天起，就发誓要不遗余力地铲除邪恶，推行正义；陶今一点也不歧视剪断保险丝、堵掉下水道这些小把戏，只要每一秒都能折腾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就行，只要让这位“设计师”根本没时间设计花招就行。

当然话说回来，这世上会耍诈的不止他一个人。

第三局【我】被陶今千求万拜地哄到裁缝铺后，我才觉得自己把事情想象得有点简单了。

陶今颤颤巍巍地拉开顶灯、拉下正门的防盗卷帘，正门就被人咣当一声撞开了，伴随着来人足足从屋外涌进来3个立方米的冷空气，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和我担忧的一样，这个来踢馆的妇女体形确实不同凡响。

而随着一长串地板遭受践踏而发出的呻吟、桌椅被撞得东倒西歪的哀鸣，还有陶今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的死寂，我确定，来人的脾气远远

大过了她的块头。

“叫你们老板出来，赶紧给我出来！”

我猛咽了一口唾沫，使劲舒展眉目、笑容潋滟地迎了上去。

“你就是管事的？好，就当是你好了！”来人气血高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国仇家恨般的悲愤，反正她每运一口气，都能把宽阔的身体膨胀得更加崎岖颠簸，就像一坨在洗衣机里猛涮了好几道水的腐竹。

“这是上周我在这裁的旗袍，”中年妇女把一条裙子扔在面前，高声怒吼，“你告诉我，这玩意是套袖还是口罩？”

第51节：大梦(24)

我瞄了一眼那件旗袍，保守估计顶多能包上来人的半条大腿；再看看蜷缩在柜台后面的陶今，我明白了八九；这机会不错，先把这位唐朝人打发走，顺便也能借这个理由把陶今轰回火星去："不好意思，新来的学徒手艺差……"

"呦，怪不得，原来不光人瞎、尺子也瞎……"那女的突然吓得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我愤怒地操起了一把剪刀。

"您错了，是时尚。"

"您难道没发现，其实从去年春季开始，各大时尚发布会就在不遗余力地推广原始和前卫、保守和狂野的结合么？"我微笑地动着手，踌躇满志地说。

我用剪刀随意在旗袍上开了几道口子，使劲套在了那个中年妇女身上，然后绕着她厚沃的脖子和辽阔的肩膀周旋着，用手指轻巧地丈量着距离，一边耳语一边随便缝了几道线绳上去。那场面就像一只蚂蟥，敬业地围着一座喜马拉雅山蠕动。

十分钟后，这位女士就豪爽地拍下钱，穿着我这件即兴设计轻盈地离去了。

就这么简单。

【陶今】

望着她那不争气的二姑羞赧的面颊和雀跃的背影，还有那骗子笑得花枝乱颤的嘴脸，陶今快气炸了。

她周密计划的戏法，就这样变成了一幕略不堪的香艳剧。

"你看过瘾了？"

陶今闻声赶紧装出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抄起笤帚装模作样地扫起来，心里翻江倒海地构思着下一个计划，结果差点扫到来人脚上。

陶今感到很奇怪，她从来没见过这么早来取衣服的（当然她和她二姑串通的那出拙劣的把戏不算）；更奇怪的是，身后原本笑得正欢的设计师突然收了声，迅速走到柜台里从角落里抽出一件衣服塞给了来人。

最让她诧异的是，这个平时不榨干对方身上最后一毛钱都不会收手的家伙，自来人手里拿过什么东西看了看，居然说："你给五十吧。"

"那料子的账是我录的，一尺就要九十多块！"陶今原本降到冰点的热情一下子死灰复燃，她扑上去拽住设计师的袖子，大声质问，"这人是谁，亲戚吧？朋友熟人吧？你拿了多少好处？凭什么胡乱处置店里的东西？我明白了，你就是欺负老板……"

"他不瞎，"设计师轻轻甩开陶今，把手里那个小本撇到她手上，"好好扫你的地去。"

陶今看了看手里的东西，愣住了。

那是一本残疾人证明。

【我】

我觉得赌博很浪费时间，因为不管麻将桥牌还是台球都要搞什么三局两胜制；几个赌徒还要一边抱着肩膀称兄道弟，一边不露声色地来回试探、暗做手脚；如果哪个输了，就会理直气壮地摔了牌掀了桌子，大骂"你耍诈！"

一点儿也不艺术。

设计就不一样了，师傅带徒弟啊代代相传啊连绵不绝啊——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

我是西巷街有名的设计师。

我在布吉祥盲聋哑人裁缝铺上班。老板人特好，让我总有时间摸摸鱼。开动开动脑筋，赚赚闲钱。我要负责的不多，就是帮忙照应一下裁缝铺里的各位师傅，帮老板算算账，进料子时砍砍价。就这么简单。

我抚摸着下巴上青涩的胡茬，非常满意。而要说有什么更开心的话——最近来裁缝铺里志愿服务的那个小丫头陶今突然变老实了，庆幸之余，稍有点费解吧。